




光緒庚寅冬月

光緒庚寅冬日

几范



守拙軒重刊

序

三代以上曷嘗專重書名而班氏藝文志以史籀等十家三十五篇專小學之稱蓋秦承戰國之餘燔滅六經埽除先王之道務盡唯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秦篆流傳蕭何草漢律承之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當是時天下以吏爲師丱角之年獨有書可學而篆隸遂以小學名是小學之專爲文字由秦漢始也六藝既出學者多先通孝經論語然後治經度其時幼年所肄習固有不止諷書若干字者矣班氏謂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夫

六書誠保氏教也若六儀與五禮六樂五射五馭九數獨非
教自保氏與保氏以佐師氏之不及師氏之三德三行非先
保氏而教者與然則舍六德六行而課以藝且舍其五者而
取其一毋亦班氏狃於漢初之著令而非先王之道果如是
也與朱子生於南宋慨然念小學不端則大學格致以迄治
平之道將無所恃以立於是掇取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之
文以爲內篇又采漢氏以來之嘉言善行以爲外篇俾後世
之教者學者得循先王立法之次序敦倫常謹言動先德行
而後藝事彬彬然比於三代之英故自朱子小學書作而班

氏固於時尚之言爲偏而不舉矣我邑蔣大始先生丁乾嘉之際爲學一宗洛閩篤好小學復輯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言行爲書六卷以繼朱子書之後名曰人範方君子春讀而韙之嘗舉以示沈子沃之沃之受藏焉將爲之傳播而未果也沃之弟安之成兄志遂以付梓而求序於予顧是書持擇精矣而蒐羅或未備乃與秀水陶茂才模子方商定更取材他書以足之加之識別又一依朱子原目頗有移易次第誠鄭重斯舉不敢略也葢自百餘年來學者爭言班氏之小學而朱子書爲之壅閼不行予故揭其得失於簡端以見三代

盛時之小學與秦漢殊固當一以朱子所定爲斷而先生是書之繼作爲大有補於世教云咸豐九年七月朔同邑後學顧廣譽

丁子復蔣大始先生傳 見堂文鈔

君姓蔣氏名元字大始平湖乍浦人幼業賈補邑諸生讀近思錄有得悉發濂洛以來諸儒書辨析同異一折衷於朱子遂棄舉子業奮然以講明絕學爲已任業盡廢移居委巷中走卒負販雜沓戶外君整衣冠危坐讀先儒書牛毛繭絲細入無閒外物無足以動其心者後益困課鄉里童子六七人余過海上同鄒丈瑚造其居書聲滿斗室客至兩人坐一椅初甚訥及論朱陸異同如疏流泉無壅不決如克大敵無堅不摧然以平心出之無主張門戶習氣爲講學家所難也生



人範卷之一

平湖蔣　元大始輯

述言

述言者述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言可以牖啟童蒙脩明倫紀增長術業者以續小學外篇之嘉言

立教

程董二先生學則曰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其日昧爽直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衣冠再擊升堂師長帥弟子詣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長立而扶之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位謹

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揖如朝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喧譁毋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勿輕易放肆勿麤豪狠傲勿輕有喜怒 **衣冠必整** 勿為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韈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命不得飲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計徧數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一書已熟方讀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彊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勿草勿傾倚几案必整齊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笥衣篋必謹扃鑰堂室必潔淨逐日直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埽去塵埃以巾抆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埽拭之別有穢汙悉令埽除不拘早晚相呼必以齒年長以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者以字勿以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接見必有定凡客請見師坐定直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押脩業有餘功游藝以適性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弈鄙事不宜親學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眾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矣○朱子曰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之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悌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

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葢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朱子訓學齋規一作童蒙須知曰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語言步趨次及灑埽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諸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訓學齋規若脩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學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其第一篇曰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正自冠巾衣服鞋韈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嘗

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絛或帶束腰脚謂鞋韈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襟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汗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笥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汙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用完潔　凡盥面必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褏勿令有所溼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

汙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蝨不卽微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以上衣服冠履

○其第二篇曰凡爲人子弟須要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聲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聲聽受不可妄自議論長上簡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自隱默久卻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

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喚召卻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以上語言步趨○其第三篇曰凡爲人子弟當灑埽居處之地拂拭几案常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原所　凡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楮札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　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窗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汙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研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以上灑埽涓潔○其第四篇曰凡

讀書須整頓几席令潔淨端正將書策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仔細分明讀之須是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讀得熟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仔細心眼既不專一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旣到矣眼口豈有不到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汙皺摺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

起此最爲可法（出顏氏家訓）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
勿使墨汁汙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
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仔細看本不可差誤（以上讀書寫文字）○其
第五篇曰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閧爭鬭之處不可
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
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飢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
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
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及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

異姓者則曰某姓某丈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實對語言須不可妄　凡開門揭簾惟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　凡衆坐必斂身不可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上衣下必浣手　凡夜行必以燭無燭則止　凡待僕婢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　凡執器皿必敬謹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

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以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筯舉筯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筯於案以上雜細事宜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　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脩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朱子白鹿洞書院學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

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

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閒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增

朱子與魏應仲書曰三哥年長宜自知力學以副親庭責望之意不可自比兒曹虛度時日逐日早起依本點禮記左傳各二百字參以釋文正其音讀儼然端坐各誦百遍訖誦孟子三二十遍熟復玩味訖看史數板不過五六反復數遍文詞通暢議論

精密處誦數過爲佳大抵所讀經史切要反復精詳方能漸見旨趣誦之宜舒緩不迫令字字分明更須端莊正坐如對聖賢則心定而義理易究不可貪多務廣涉獵鹵莽纔看過了便謂已通小有疑處卽更思索思索不通卽置小冊子逐日抄記以時省閱俟歸日逐一理會切不可含糊護短恥於咨問而終身受此黯黯以自欺也又置簿記逐日所誦說起止以俟歸日稽考起居坐立務要端莊不可傾倚恐至昏怠出入步趨務要凝重不可票輕以害德性以謙遜自牧以和敬待人凡事切須謹飭無故不須出入少說閒話恐廢光陰勿觀雜書

恐分精力早晚頻自點檢所習之業每旬休日將一旬內書溫習數過勿令心少有放佚則自然漸近道理講習易明矣

增 與長子受之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雖未敢言而竊爲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雖不欲言而未免爲汝憂之也念之念之毋忝爾所生在此一行千萬努力 增

朱子諭滄洲學者曰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

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一躍躍出見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朱子學校貢舉私議曰必欲乘時改制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如明道先生熙甯之議然後可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如曰未暇則莫若且均諸州之解額以定其志立德行之科以厚其本罷去詞賦而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以齊其業又使治經者必守家法命題者必依章句答義者必通貫經文條舉眾說而斷以己意學校則遴選

實有道德之人使專教道以來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謬濫之恩以塞利誘之塗至於制科詞科武舉之屬亦皆究其利病而頗更其制則有定志而無奔競之風有實行而無空言之弊有實學而無不可用之材矣此其大略也

朱子曰科舉文字固不可廢然近年翻弄得鬼怪百出都無誠實正當意思一味穿穴旁支曲徑以為新奇此是今日莫大之弊今欲革之莫若取三十年前渾厚純正明白俊偉之文誦以為法此亦正人心作士氣之一事也

呂東萊先生名祖謙字伯恭宋婺州金華人曰張荆州謂南軒先生之教人也必

使人體察良心以聖賢語言而見之行事因行事而復求聖賢之言語

陸象山先生名九淵字子靜宋撫州金谿人白鹿書院講義曰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

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汩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自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

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願與諸君勉之以毋負其志朱子曰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十日丁亥熹率寮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病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不迷於入德之方矣　增

眞文忠公名德秀字希元宋建寗浦城人教子齋規曰一曰學禮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定身端坐齊脚斂手毋得伏盤靠背偃仰傾側三曰學行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四曰學立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敧邪五曰學言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六曰學揖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七曰學誦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八曰學書臻志把筆字要整齊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程畏齋先生名端禮字敬叔元慶元鄞縣人讀書分年日程序曰今父兄之愛其子弟非不知敎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爲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嘗未讀書明理遽

使之學文爲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書無一種精熟坐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旣差先入爲主終身陷於務外爲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孔子之教序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今制取士以德行爲首經術爲先詞章次之蓋因之也況今明經一主朱子說使理學與舉業畢貫於一以便志道之士漢唐宋科目所未有也誠千載學者之大幸尚不自知而忍紊之耶嗟夫今之士讀經雖知主朱子

說不知讀之固自有法也讀之無法故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爲程試資也昔胡文定公於程學盛行之時有不絕如綫之歎竊恐此歎將復見於今日也余不自揆用敢輯爲讀書分年日程與朋友共讀以救斯弊益一本輔漢卿所萃朱子讀書法修之而先儒之論有裨於此者亦間取一二焉嗟夫欲經之無不治理之無不明治道之無不通制度之無不考古今之無不知文詞之無不達得諸身心者無不可推而爲天下國家用竊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靜存動察而

身與道爲一德形於言辭而可法可傳於後較其所就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所可同日語哉

方正學先生名孝孺字希直明浙江甯海人幼儀雜箴曰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以踞敧以側堅靜若山乃恆德坐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立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坦途行　形倦於晝夜以息之甯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寢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

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挑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揖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拜

珍腴之慚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噎 食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愼其防 飲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愼乎 言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動

中之喜笑勿啟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笑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喜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已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怒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修 憂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好

見人不善莫不

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甯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日新已無不善斯能惡人惡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取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毫髮拒之與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道卓然焉敢不至誦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則羞

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書

鄭氏家範曰小兒五歲每朔望參祠講訓及忌日奉祭可令學禮八歲入小學者當預四時祭祀十二歲出就外傅無燭不許入中門十六歲入大學聘明師訓飭以孝弟忠信爲主

曹月川先生名端字正夫明河南澠池人童子箴曰敦威儀愼行止正心術保身體孝父母友兄弟睦宗族和鄉里遠小人親君子自誠明一終始不他求得於此

羅文毅公名倫字彝正明江西永豐人曰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

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並重與天壤爭久云爾耿楚侗先進遺風

胡敬齋先生名居仁字叔心明江西餘干人曰良知良能本天德之自然須要養不養則喪滅故古人自幼便教之灑掃應對孝弟恭敬

王文成公名守仁字伯安明浙江餘姚人訓兒三字句曰幼兒曹聽教訓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循禮義節飲食戒游戲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鬬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士心地惡是兇類譬樹果心是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在是汝諦聽勿輕棄 客座

私祝曰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弈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煽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

呂新吾先生（名坤字叔簡明河南甯陵人）曰子弟生富貴家十九多驕惰淫佚大不長進古人謂之豢養言甘食美服養此血肉之軀與犬豕等此輩闒茸士君子見之爲羞而彼方且志得意滿

以此誇人父兄之孽莫大乎是

高忠憲公名攀龍字存之明南直隸無錫人曰人身頂天立地爲綱常名教之寄甚貴重也不自知其貴重少年比之匪人爲酒色賭博之事清夜覨而自視成何面目若以爲無傷而不羞便是人家下流子弟甘心下流又復何言　又曰子弟若識名節之隄防詩書之滋味稼穡之艱難便是爲賢子弟矣

吳忠節公名麟徵字磊齋明浙江海鹽人曰人品須從小做起權宜苟且詭隨之意多則一生人品壞矣

黃忠端公名道周字幼平號石齋明福建漳浦人京師與姪子靜書曰少年努

力爲聖賢纔得中人如在中人下手到底下流也汝精神溫秀又有暇隙可時看關閩濂洛諸理學家言自有入手乃漸看漢唐以下如張良汲黯董仲舒劉向第五倫黃憲管甯諸葛亮陶潛王通馬周韓愈李泌元德秀韓琦范仲淹李沆司馬光李綱文天祥此數人者寫其全傳出入篋中久之自然成人　父兄不可常恃人當自求之身凡人讀書不過爲君父耳

溫氏母訓 明烏程溫璜寶忠之母陸安人 曰貧家無門禁然童女倚簾窺幕鄰兒穿戶入闥各以幼小勿禁此家教不可爲訓處　又曰

遠邪佞是富家教子第一義遠恥辱是貧家教子第一義

陸桴亭先生名世儀字道威江南太倉人曰今士大夫家每事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又曰人家兒女教壞多由乳母婢僕此主人主母之所不及覺也故古人於乳母必曰擇於諸母與可者至於婢僕尤當時時切戒

張楊園先生名履祥字考夫浙江桐鄉人曰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子弟出門能

不遺父兄以憂慮庶乎其可矣　子弟之賢不肖只以二端察之若昆蟲草木之類無故而好戕殺他日必是賊仁之人衣服飲食書籍楮墨之類一概苟且不分別愛惜他日必是賊義之人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　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楊園先生澉湖塾約曰初覺即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旦而起衣冠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誦精思從容詳味俟有所見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

其解毋執己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乘此虛明長養義理　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相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　日間言語行事卽準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隱慝種種自形力使其去且晝梏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讀史書一二種（無餘力則已）非徒闡見之資要亦擇善之務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右五條日有定程）　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不止書中義理為然）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

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之也　精神散慢方寸憧憧學者通患惟主敬可以攝之古人爲學之方多主靜坐近見人靜坐便欲厭棄事物故不立爲程約若能凝然收斂涵養本原則此功自不可少若勞擾之餘初欲習靜則鈔錄寫做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遊泳寄託前喆不廢特畏溺情喪志耳餘力涉之亦興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閒一作之以徵所得右三條無定程隨時從事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旣負七尺亦負父兒愧怍如何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

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幸坐等待之故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營營一生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冰未足爲喻也　禍亂之作傾覆相尋然聖賢豪傑恆以興起處今之世險難在前靡有不知從而動忍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　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亡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往八條）以爲法程釋義曰塾者熟也誦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顧與

諸子勉之矣右五條通言大指 增 ○又示學者曰愛身父母惟其疾之憂孰不爲守守身守之本也修德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力學發憤忘食樂以忘憂　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親賢友直友諒友多聞　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　四者事實相因義祇存乎愛身而已修德所以愛身也力學所以修德也親賢所以成學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揭之座隅常目在之 增

施易修名博浙江嘉興人曰侍坐長者而以嚴憚退去即此便是不肖楊園見聞錄

湯文正公名斌字孔伯河南睢州人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遽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語錄

陸清獻公（名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曰幼學工夫不患不長但如築室須堅其基址然後可起樓閣五經四書皆基址也時文則樓閣也須先將各經熟讀細講浸灌其中使之有得然後及於時文循序漸進而不欲速自然所就不可限量（後席治齋）示長子定徵曰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會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

我前見汝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己身

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愼毋忽之增

唐翼脩名彪浙江蘭溪人曰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王素巖名喆生江南崑山人曰教子嬰孩自學語卽宜正其聲口學步卽宜導以行止學食卽宜謹其飲啜若姑息之以待稍長然後教之則無及矣

張清恪公名伯行字孝先號敬菴河南儀封人曰幼子常視毋誑蓋幼子之心

本無不誠習於僞則僞矣視有兩意未然而訓導之既形而禁止之是也正心誠意之學在此司馬溫公幼時偶有僞言其父誡曰小子敢誑語耶從此不敢妄語即此可見矣增

蔡文勤公名世遠字聞之號梁村福建漳浦人曰吾家子弟最宜常勖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嬾與私最切今之弊嬾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何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示子弟帖增

陳文恭公名宏謀字汝咨廣西桂林人曰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

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敎之所繫蓋綦重矣敎女遺規序 增

黃崧甫先生名永年字靜山江西廣昌人曰世間一讀書種子一人物種子二者不可一日不留於天地有之無限好事皆從此出此種一斷無由萌芽欲留此種舍先聖義理之學何出南莊類稿 增



人範卷之二

平湖蔣　元大始輯

述言

明倫

朱子曰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强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爲而然哉初無所爲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爲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爲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爲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理素具但爲

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救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財貨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昏之則父或忘其爲慈子或忘其爲孝然後造爲讒慝者指疑似以爲眞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譖之於其父則使施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譖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寖失其常然後巧爲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旣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

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物欲之私盡袪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固未嘗不慈且孝也甲寅擬上封事　或問父母之於子有無窮憐愛欲其聰明成立此之謂誠心邪朱子曰父母愛其子正也愛之無窮而必欲其如何則非矣此天理人欲之間正當審決

讀余隱之尊孟辨曰隱之云仲子之兄非不友孰使之避仲子之母非不慈孰使之離愚謂政使不慈不友亦無逃去之理觀舜之爲法於天下者則知之矣　或問人不幸處繼母異兄弟不相容當何如曰從古來自有那樣子公看舜如何

只是爲人子止於孝

朱子曰古人上下之分雖嚴然待臣僕如子弟待子弟如臣僕伯玉之使孔子與之坐陶淵明籃輿用其子與門人子路之負米子貢之埋馬夫子之釣弋有若之三踊於魯大夫之庭冉有用矛卻齊以入其軍而樊須雖少能用命也古之人執干戈衛社稷躬耕稼陶漁之事後世驕侈日甚反以臣子之職爲恥此風日變不可復也士君子知爲學者漸率其子弟庶幾可少變乎

方正學先生曰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

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　雜識曰孝子之愛親無所不至也生欲其壽凡可以養生者皆盡心焉死欲其傳凡可以昭揚後世者復不敢忽焉養有不及謂之死其親沒而不傳道之謂之物其親斯二者罪也物之尤罪也是以孝子修德脩行以令聞加乎祖考守職立功以顯號遺乎祖考稱其善屬諸人而薦譽之俾久而不忘遠而有光今之人不然豐於無用之費而嗇於顯親之禮以妄自誑而不以學自勉不孝莫大焉　題愛日堂詩曰白日麗青天朝

出扶桑暮虞淵堂上有親雪滿顚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曹月川先生曰孝乃百行之原萬善之首上足以感天下足以感地明足以感人幽足以感鬼神所以古之君子自生至死頃步而不敢忘孝焉頃讀作跬

羅文毅公曰古之君子榮親以禮義今之君子榮親以爵祿夫爵祿亦視得之以道否耳得之雖以道君子猶以爲不若禮義之榮也若得之而不以道其辱莫大乎是猶自以爲於親有榮則是所謂病狂喪心之夫而已矣

呂新吾先生曰進食於親侑而不勸進言於親論而不諫進侍於親和而不莊親有疾憂而不悲身有疾形而不聲　孝子之於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旣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是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也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用工夫幾諫積誠耐煩留意委曲方略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暴氣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　孝子之事親也上焉者先意其次承志其次共命共命則親有未言之志不得承

也承志則親有未萌之意不得將也至於先意而悅親之道至矣　雨澤過潤萬物之災也恩寵過禮臣妾之災也情愛過義子孫之災也　兒女輩常著他拳拳曲曲緊緊恰恰動必有畏言必有警到自專時尚不可知若使之快意適情是殺之也此愚父母之所當知也 呻吟語 增

陸桴亭先生曰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爲聖人一句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

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張楊園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之怒正如天變於上可以德消不可以智力勝　人子事親多方只生事盡力死事盡思二語蔽之總以愛身爲本愛其身則能修其身修其身然後可以承先可以啟後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所望於子者豈有他哉身之不惜尙何孝之可言

呂新吾先生曰余女遠嫁其姑難事女歸甯每以爲苦余曰惟遇難事之姑方顯子婦之孝若姑慈婦順何難之有其姑聞之悔曰父母曉理我奈何爲其所笑從此遂睦　四禮翼　增

呂新吾先生論侍疾禮云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寐坐如尸無噫噴無咳咯無履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之聲無喘息之聲　增減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　子婦室人省而勿問候而勿請亟問非孝子也　不欲食無强食偶欲食無多食　仰食咽曲內以匕側食頤解承以盂多則難下甯少　可悲可怒可憂可思可厭之事卽急勿以告寐勿呼安勿動誤勿正欲勿違　延醫者拜而敬禮之檢方製劑煎藥必親將進必親嘗　座勿三醫醫勿驟易藥勿雜更勿多勿劫　病者自問狀言減不言增言輕不言重　四禮翼

方正學先生曰三年之喪自中出者也非强乎人也因其心之不安莞簟也故枕凷寢苫因其心之不甘肥厚也故啜菽飲水因其不忍佚樂也故居外次不聞樂豈制於禮而不爲哉情之不能止也今世之能喪者寡矣飲食居處如平時談笑容服無所更變古之戮民與欲正天下之俗非始諸此夫安始

嘉興薛楚玉名珩誠其故人黃氏子曰少年立身卽從今日起今日諸事先從居喪起若能不脫衰麻言笑不聞不飲酒食肉不居宿於內則小童女婢必生敬畏小童女婢敬畏則紀

綱之僕服矣紀綱僕服則中外之人莫不服自是而宗族親戚以及鄉黨朋友皆將稱悅而以成人之道相待矣自立之道豈外於此慎勿謂小童女婢之前可忽也鄧季心名雲聞而歎曰善乎薛子之言惜乎未及發其哀痛惻怛之誠楊園見聞錄

張楊園先生曰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莫不召僧道作佛事富者數百十金貧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者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不然踰禮者不得為孝今以非禮處其先又惡得為孝乎適見其愚

而已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責也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修德行道也何藉乎僧道之薦如其多行不義爲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葢前愆易所謂幹父之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稽即曰有之僧道自作孽且不可活而能爲人解罪乎

魏果敏公（名象樞字環極山西蔚州人）曰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見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而浮屠幻事也若果其眞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　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尚

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不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事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庸言

方望谿先生名苞字靈皐安徽桐城人平日最講喪禮以此乃人倫之本喪禮不行世道人心所以日趨苟簡諄諄爲學者言之南莊類稿

朱子家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旁親無後者以其班祔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至正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有事則告　又曰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日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俗節大祭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只就

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杯增

陳北溪先生名淳字安卿宋漳州龍溪人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祭祀大宗無子則以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脈相爲感通可以似續無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禮義不明人家以無嗣爲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鄫子取莒公子爲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鄫非莒人滅之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

張楊園先生曰報本之義豺獺皆知而況於人籩豆之實牲

殽粢醴之將自古未有饗之者也孝子孝孫盡心以格祖考庶幾饗之而已誠敬之不至尙何祭祀之有是不知其本始者也本始之不知猶云有子孫乎　凡在先世所遺若祭田祭器譜系影像圖書以及手植樹木之類皆當敬守弗失古人恭敬及於桑梓用心如何

方正學先生曰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葢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

祀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遊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歴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斯即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制變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

以上父子之倫

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賀陳丞相書曰古之君子居

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或任之有餘則汲汲乎
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
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
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
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
乎其位有所戀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
也屹然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
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

無愧　答范伯崇書曰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細微處亦當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自治旣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閒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寡過矣

薛文清公（名瑄字德溫明山西河津人）曰不欺君不賣法不害民此作官持己之三要也　不欺其君自不欺心始　守官最宜簡外事少接人謹言語　作官一事不可苟　爲政通下情爲急

治獄有四要公慈明剛公則不偏慈則不刻明則能照剛則能斷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李景讓母鄭

民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此言可爲居官怠職者之戒增

胡敬齋先生曰才不勝不可居其位職不稱不可食其祿增

呂新吾先生曰爲政之道以不擾爲安以不取爲與以不害

爲利以行所無事爲興廢起儆　作原財一篇有六生十二

耗六生者何曰墾荒閒之田曰通水泉之利曰教農桑之務

曰招流移之民曰當時事之宜曰詳積貯之法十二耗者何

曰嚴造飲之禁曰懲淫巧之工曰重游手之罪曰絕倡優之

戲曰限在官之役曰抑僭奢之俗曰禁寺廟之建曰戒坊第

遊觀之所刻無益之書曰禁邪教之倡曰重迎送供張之罪

曰定學校之額科舉之制曰誅貪墨之吏

李文節公名廷機號九我明福建晉江人曰人臣惟知有主苟可自致於主者無不盡有益於主者無不為不知有身不知有家不知有交游往來不知有毀譽得喪必無一念不可與主知必無一事不可對主言以是內省有不可則止之訓在焉

吳司寇名中偉明浙江海鹽人曰做官士民一體不可偏執已見殺人媚人與陵轢士大夫以干百姓之譽皆非也清節可以律己不可以驕人執法所以愛民不可以傷士大夫之氣楊園見聞錄

吳忠節公曰秀才不入社做官不入黨便有一半身分　又

曰鳥必擇木而棲附託匪人者必有危身之禍　又曰我見其遠者大者不食邪人之餌方是二十分識力同上

黃忠端公上仁義功利疏曰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賊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殘賊之道無它不談仁義苟利其身而已故天下之彊弱視於人材人材之邪正視於學術學術之眞僞視於義利增

趙止安先生名繼鼎江南武進人曰官不可不清能清矣又不可傲清而傲取禍之道也陸清獻公日記

湯文正公與王抑仲書曰敎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

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睹矣間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爲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眞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爲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增

答王世兄書曰惟患學業不精不患有司不明專心致志不爲詭遇聖賢之道實實在此某年來於千辛萬苦中頗有得力見此理頗精增

陸清獻公曰居官不可專聽幕客之言此輩代他人謀事不無瞻前顧後我惟置得失於度外然後爲國爲民可行己志

王素巖曰仕宦者絕無生民之愛於其胸中故雖有疾苦聞之如不聞也君子謂之不仁

李吉爻名　曰居官不可輕用刑刑具中之夾拶尤不可輕用當兩造具陳爲上者只宜虛心質問眞情自得必欲藉重刑以取之則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得之者殊非眞情也懿言日錄

張清恪公曰爲人要誠實存心要謹慎學術要醇正品行要端方操守要清廉任事要勤敏此居官之急務也增

沈端恪公名近思字闇齋號位山浙江錢塘人曰為官者一日之間只在國計民生利害上用心舍此更有何處用心　須從舊法中做出新政來只在事事實做實做便無弊不實做便都是弊　為政之道須寬中有嚴嚴中有寬急速不得遲緩不得　決斷民事必本於人倫原於道理務令久遠相安所以正人心而厚風俗　清是居官之根本初涖任時先須立其大綱如杜請託拒餽獻明節儉洗冤抑布公平謹號令信刑賞此數事乃下車之始政此等不講漫言初任茍且隨俗到得後來便不復能自振作其他興利除弊一切教養等政宜因勢利導

之逐漸脩舉不可行之太驟　獲上信民方可做事淸以自持乃求信上下之實也　爲政不先整飭得胥役使他革面以從事便一事不可爲凡有舉動皆成弊政害民　爲政地方只要無事除盜賊鋤强豪淸詞訟革苛斂處衙蠹禁打降洗寃抑無非只求無事而已官欲晏安怠惰一切不管爲無事則民間遂紛紛多事　爲大臣者以激揚爲要務使見善不能舉見不善不能退徒殫精疲神於簿書出入之際禁令文告之間則何益矣　范文正公嘗言史稱諸葛武侯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欲盡天下之材嘗患近己之好惡而不

自知也能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此良相之言也增

茅豈宿名星來號鈍叟浙江歸安人曰凡吏民未經枝責者小有過犯不可輕加箠楚惟當嚴加訓飭以警其將來使知所懲創而已

以上君臣之倫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此君子之道所以費而隱也然幽闇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密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慎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

始之道其以此歟

曹月川先生曰男女有別乃人倫之大體正家之大經禮之尤重者也若或男女無別則與禽獸何異所以古之君子必嚴內外之分以謹男女之別故自七歲以上至六十以下不同席不共食其嚴如此

呂新吾先生曰婦道所係之重也六禮以聘之三周以御之三月以逸之其重之也如此非以貴新也先祖之續絕舅姑之憂樂家道之興亡邦國之毀譽門戶之榮辱夫子之死生於斯人焉係之婦人者伏於人者也如金入鑪錘惟夫鎔鑄

婦之無良夫道之苟也諺曰教婦初來此婦女終身善敗之始也　室中夫婦不並坐晝無褻言匡衡有云情欲之感不介於容儀宴昵之私不形於動靜可為夫婦居室之法（四禮翼）

呂忠節公（名維祺字豫石明河南新安人）曰治家內外嚴肅男女有別婦人非至親女人喪毋出弔雖至親毋頻往來凡男子係親屬者請謁只令說知不必見（存古約言增）

陸桴亭先生曰凡男女皆當至十四五然後議聘則無貴賤壽夭之慽

張楊園先生曰婦之於夫終身倚託甘苦同之安危與共故

曰得意一人失意一人舍父母兄弟而託終身於我斯情亦可念也事父母奉祭祀繼後世更其大者矣有過失宜含容不宜輒怒有不知宜教導不宜薄待詩曰如賓如友賓則有相敬之道友則有滋益之義狎侮可乎惟夫驕恣妒悍不順義理欲專家政禍敗門風者爲不容恕爾　古人有言牝雞司晨惟家之索婦人專家政鮮不骨肉乖離六親疏棄是以主權不可旁撓內命不得擅出本有蠹則枝瘁心失職則體亂始於微成於著往昔覆轍足爲鑒戒也

以上夫婦之倫

呂新吾先生曰長者有議論唯唯而聽無相直也有諮詢謦譬而對無遽盡也此卑幼之道也呻吟語增

呂忠節公曰兄弟相友毋以小忿小利傷同氣之愛　凡前輩及相知高年必謙謹致恭毋長傲言存古約增

吳秋圃先生名慶瑞明浙江海鹽人曰兄弟之愛不篤則子姪之視諸父幾於路人末世倫理之疏薄未有甚於此者也楊園見聞錄

溫氏母訓曰富家兄弟各門別戶最易生嫌勤邀杯酒時常見面此亦遠讒間之法

張楊園先生曰古人有言難得者兄弟易得者財產人家每

因財產傷敗彝倫疏薄骨肉子孫當學克讓永保家世勉思此言　骨肉搆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本立則道生根傷則枝槁未有根本旣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張清恪公曰禮記曰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夫兄弟者吾之同氣也父母之所愛者也吾有兄弟而不能體父母之愛以愛之豈惟不弟並爲不孝每見世之人有因財而致爭訟有因婦言而生嫌隙者盍三復乎斯言　增

以上長幼之倫

朱子跋黃仲本朋友說曰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三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

生矣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立敎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敎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不能輕以相棄而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情物事勢而不能自已者以

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

哉嗚呼其亦可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之哉

薛文清公曰程子曰始比不以道隙於終者多矣故結交貴乎謹始增

王文成公曰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從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

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

呂新吾先生曰君子以合道爲朋小人以合己爲朋三益三損此德業成敗身家禍福之關也 四禮翼 增

溫氏母訓曰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勿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幾分戾氣遇俊逸人須耐他幾分妄氣遇樸厚人須耐他幾分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幾分浮氣不徒取益無量亦是全交之法

錢愷度 名允康 曰先君子每以慎交教予嘗曰一鄉之善士斯

友一鄉之善士比之匪人爲害不淺予兢兢守此訓今年五十有餘不敢忘平生親友一一可數未嘗泛及匪類也楊園見聞錄

張楊園先生曰離羣索居易得遲鈍人固是可懼若不得嚴畏切實之友與之朝夕切劘而日與卑鄙柔狎之人處則燕朋友辟之害恐又甚於離索也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尙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

擇之又擇愼之又愼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魏叔子名禧字冰叔江西甯都人曰朋友除傷倫敗化外甯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人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衰福薄

以上朋友之倫

文信國公名天祥字宋瑞號文山宋江西吉水人曰爲臣忠爲子孝出於夫人之內心有不待學而知勉而行者古之人都俞吁咈定省溫清行乎忠孝之實而不必以名知於人此人道之自然也若

夫處時之變遭事之不幸始有不得已而忠孝之名歸焉則亦有可憫者矣增

方正學先生四箴又見王文恪公集曰子孝父心寬斯言誠爲確不患父不慈子賢親自樂父母天地心大小無厚薄虞舜日夔夔瞽叟亦允若右父子

兄須愛其弟弟必敬其兄勿以纖毫利傷此骨肉情周人賦棠棣田氏感紫荆連枝復同氣婦言愼勿聽右兄弟

夫以義爲良婦以順爲令和氣禎祥來乖戾禍殃應舉案必齊眉如賓互相敬牝雞一晨鳴三綱何由正右夫婦

損友敬而遠益友宜相親所交在道義豈論富與貧

君子淡如水歲久情愈眞小人甘若醴轉眼如讐人 右朋友

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與禽獸何異哉

呂新吾先生曰隔之一字人情之大患故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上下之交務去隔此字不去而不怨叛者未之有也 呻吟語 增

嵇蒼梧先生名之楚明浙江德淸人曰吾人無論窮達不可一日苟且

今在家庭家人父子之間固不可茍在鄉黨雖與田夫野老
閒言語當於世道有補 楊園見聞錄 增

程一齋先生 名大純字漢舒湖北孝感人 曰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
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溫氏母訓曰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
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
曰獨夫天人不祐　又曰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同旅多年者
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
道　又曰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強之改只看晏眠早起惡

逸好勞無一刻空者此必守志人也身勤則念專貧不知愁富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張楊園先生曰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即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無或免者天道然也　宗族鄉鄰不和不一必是在我處之不盡其道但可責己不可尤人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

者

以上通論五倫之義

人範卷之三

平湖蔣　元大始輯

述言

敬身

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

莫先於窮理也至於天下之理惟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言所行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是其燦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卽是以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耳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而意緒悤悤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造自得常久不厭哉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心之爲物至虛至靈常

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
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
蓋已不自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賢參考事物以求
義理至當之歸乎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致精之本也甲寅行宮奏劄
又曰主敬致知擺驕破吝謹之於細微雜亂之域而養之
於虛閑靜一之中　又曰人須有廉恥有恥則能有所不爲
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則
亦何所不至呂舍人詩曰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某觀今
人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又曰

吾輩於貨色兩關打不透更無話可說　或問敬當何訓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

朱子敬齋箴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勿貳以二勿參以三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交正須臾有閒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司

戒敢告靈臺右凡十章章四句金仁山曰一章靜之敬二章動之敬三章表之敬四章裏之敬五章無適之謂敬六章主一之謂敬七章總八章閒則不續九章差則顛倒十章箴以終之

尊德性齋銘曰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曰仁維義與仁維帝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汙卑淫視傾聽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執玉奉盈須臾顛沛任重道遠其敢或忘

張南軒先生名栻字敬夫宋漢州綿竹人

葵軒石銘曰正爾衣冠毋惰爾容謹爾視聽毋越爾躬爾之語言式循爾衷爾之起居式蹈

爾庸敬爾所動毋窒其通貞爾所存毋失其宗外之示肅攸保於中中之克固外斯率從天命可畏戒懼難終勒銘於石用敬爾慵

主一箴曰人稟天性其生也直克順厥彝則靡有忒事物之感紛綸朝夕動而無節生道或息惟學有要持敬勿失驗厥操捨乃知出入曷爲其敬妙在主一曷爲其一惟以無適居無越思事靡它及涵泳於中匪忘匪亟斯須造次是保是積既久而精乃會於極勉哉勿倦聖賢可則　增

陳北溪先生警惰詩曰顏子之克己鏌鋣斫空桑曾子毅於仁重擔硬脊梁子路勇有行勁兵赴敵場子車剛不屈砥柱

立滄浿嗟哉入聖門迢迢萬里長儻非四子才甯不中道僵
爾宜變爾質變爾柔而剛

眞文忠公夜氣箴曰子盍觀夫冬之爲氣乎木歸其根蟄坯
其封凝然寂然不見兆朕而造化發育之妙實胚胎乎其中
蓋闔者闢之基貞者元之本而艮所以爲物之始終夫一晝
一夜者三百六旬之積故冬爲四時之夜而夜乃一日之冬
天壤之間羣動俱闃窈乎如未判之鴻濛維人之身嚮晦宴
息亦當以造物而爲宗必齋其心必肅其躬不敢弛然自放
於牀第之上使慢易非僻得以賊吾之衷雖終日乾乾靡容

一息之間斷而昏冥易忽之際尤當致戒謹之功葢妄其身所以爲朝聽晝訪之地而夜氣深厚則仁義之心亦浩乎其不窮本旣立矣而又致察於事物周旋之頃敬義夾持動靜交養則人欲無隙之可入天理皦乎其昭融然知及之而仁弗能守之亦空言其奚庸爰作箴以自砭常懍懍乎𢝸惆

心經贊公集聖賢論心格言名曰心經而采諸儒議論爲之註此其贊也

曰舜禹授受十有六言萬世心學此其淵源人心伊何生於形氣有好有樂有忿有懥惟慾易流是之爲危須臾或放衆慝從之道心伊何根於性命曰義曰仁曰中曰正惟理無形是之謂微毫芒或

失其存幾希二者之閒曾不容隙察之必精如辨白黑知及仁守相爲始終惟精惟一惟一故中聖賢迭興體姚法姒持綱挈維昭示來世戒懼謹獨閑邪存誠曰忿曰慾必窒必懲上帝實臨其敢或貳屋漏雖隱寧使有愧四非當克如敵斯攻四端既發皆擴而充意必之萌雲捲席撤子諒之生春噓物茁雞犬之放欲知其求牛羊之牧濯濯是憂一指肩背孰貴孰賤簞食萬鍾辭受必辨克治存養交致其功舜何人哉期與之同惟此道心萬善之主天之與我此其大者斂之方寸太極在躬散之萬事其用弗窮若寶靈龜若奉拱璧念茲

在茲其可弗力相古先民以敬相傳操約施博孰此為先我來作州芽塞是懼爰輯格言以滌肺腑明窗棐几清書爐薰開卷肅然事我天君

勉子志道生日詩曰我聞洙泗言惟仁靜而壽汝欲綿脩齡斯義盍深究越從開闢來漸故更禪受巍巍獨山嶽屹立鎮宇宙其體固而安其形博而厚噓呵雲霧興涵煦草木茂皆由一靜功變化生萬有千古無動搖兩儀等悠久吁嗟人心危六鑿互攻鬬渺焉方寸微怵彼羣物誘擾擾無甯期得不易衰朽汝今志於學一念貴操守天真浚其源人偽窒其竇冶容命之斧妖聲性之寇腊毒由厚

味亂德本醇酎當如禦讐敵豈但惡臭斂然肅襟靈神物森左右融融湛虛明役役息紛糅還吾性之仁萬善此其首但存達德三可卜與齡九不勝玉汝心持用薦杯酒

陳南塘先生（名柏字茂卿宋台州天台人）夙興夜寐箴曰雞鳴而寤思慮漸馳盍於其閒淡以整之或省舊愆或紬新得次第條理瞭然默識本既立矣昧爽乃興盥櫛衣冠端坐斂形提掇此心皎如出日嚴肅整齊虛明靜一乃啟方策對越聖賢夫子居坐顏曾後先聖師所言親切敬聽弟子問辨反覆參訂事至斯應則驗於爲明命赫然常目在之事應既已我則如故方

寸湛然凝神息慮動靜循環惟心是監靜存動察勿二勿三讀書之餘閒以游泳發舒精神休養情性日暮人倦昏氣易乘齊莊整齊振拔精明夜久斯寢齊手斂足不作思惟心神歸宿養以夜氣貞則復元念茲在茲日夕乾乾

郝文忠公名經字伯常元澤州陵川人詩曰思慮即鬼神所發不可妄人物或可欺鬼神其可誑山川鬱其旁日月烜乎上化幾速影響昭晰示情狀屋漏謹操存頃刻不可放重華尚兢業吾儕可浮蕩孳孳持此心毙已無他望陵川集增

許文正公名衡字平仲號魯齋元河南河內人曰責已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

者適以長已之惡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昧無知至於此極也故議必從始失之理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亦不失爲長厚若夫善則其迹旣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在人聞之則樂於自勉在我亦爲有實驗而非虛譽也

吳魯客先生名海字朝宗元福州閩縣人　惜陰齋箴曰爲學之要務在能勤勤則業進不勤者分古人爲學孜孜求益靡寒靡暑亦靡

朝夕孫康映雪匡衡鑿壁董生垂帷家園絕迹韓子焚膏窮年勿息嗜學若兹甯不成德今人爲學或怠以嬉旣閒旣斷無有緝熙暴棄不憚忍於自欺四十無聞由古所悲嗚呼人少易壯壯者易衰髮白齒豁駸駸相追及時不學汝將何爲大禹聖人寸陰尚惜衆人分陰豈可虛擲暖衣飽食無所用心語德則病奚異獸禽臍不可噬後悔何任誦言坐隅以代砭鍼

方正學先生曰無以過人者衆人之流而求異於人者又君子之所不取也然則將何所從哉合乎天不合乎人同乎道

不同乎時雖不求異於人而過人也遠矣余病乎未能而學焉欲自至近者始作箴以自勖箴曰不宜言而言是佞之徒宜言而不言是愚之符佞爲憸人愚爲鄙夫宜言而言人誰汝惡宜默而默人誰汝怒我言以道彼惡何傷我默以義彼怒彼狂惟道之從勿徇乎人徇人違道與愚佞均天之生爾將以明道狂波墜緒汝障汝紹勿肆於冥合乎大中惟冀聖之經右口

人之營營汝則凝凝人之幡幡汝則安安相彼君子如嶽如河小人輕儇如鼠如蛾嗟時之人蛾鼠是效不死於機卒殺於燎嶽以靜壽河以廣容式其深崇以鎮於家邦

右身

凡民之生食必有事徒食不事惟犬豕類犬以禦盜豕以供祀人之無益非二物比美貌長軀號名爲儒智出物下孰云非愚我告汝訓臨食必思思而無媿汝則食之汝業不修汝德不益汝心有媿雖餓勿食汝學汝仕推是無違思而有得力見於爲功施天下萬鍾非奢無德於人瓢粟猶多汝思而食省於斯言誰謂道遠將得其門

右食

聖哲之寢心亦有思思而爲善厥德沛如彼闇之思在乎利欲長惡滋凶惟日不足周公待旦大猷以成跖起雞鳴死以盜稱其思則同其績曷殊中夕不寐撫心以圖

右寢

曹月川先生曰學者須要置身在法度之中一毫不可放肆故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　又曰不忍事聽婦言好飲酒惡諫諍四者皆足以速禍敗小則殞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所以古之君子切以此戒焉

薛文清公曰纔舒放即當收斂纔言語便思簡默　輕言輕動之人不可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　人不能受言者不可妄與一言

夏正夫先生名寅明南直隸華亭人曰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明史

吳康齋先生名與弼字子傅明江西崇仁人曰勿作心上過不去之事勿萌事上行不去之心凡事上行不去心上過不去者皆背天理也增

胡敬齋先生曰浮躁最害事輕儇亦然昏惰亦然聖學以敬爲本者可以去昏惰正邪僻除雜亂立大本　心具衆理所患者紛亂放逸惰慢故須主敬主一無適所以整其紛亂放逸整齊嚴肅所以救其惰慢此存心之要法也　進學齋銘曰凡學之道立志爲先其志伊何曰聖曰賢聖賢之學在於爲己擴而充之無所不至彼爲人者喪厥良心惟名是務惟

利是徇學問之功循序漸進行遠升高自卑自近存誠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誠外物昏之其誠伊何盡厥眞實其敬伊何容莊心一誠敬既立本心自存虛靈不測是曰天君卽事卽物務窮其理理無不窮其知乃至理雖在事實備吾身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此其畢矣爲此銘戒告我良朋毋暴毋棄毋忽毋輕

陳白沙先生名獻章字公甫明廣東新會人曰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增

蔡文莊公名清字介夫號虛齋明福建晉江人密箴曰有道德者必不多言有

信義者必不多言有才謀者必不多言惟見夫細人狂人佞人乃多言耳 增

舒文節公名芬字國裳號梓谿明江西進賢人曰心術與學術相符者也懷居與懷利相因者也怠勝敬欲勝義則其心死其學僞矣 增

呂新吾先生曰體欲重厚色欲溫和此君子之德容也 言辭以安定爲第一安者舒徐不急迫定者凝靜不二三 四禮翼 增

又曰愼言動於妻子僕隸之閒檢身心於食息起居之際這工夫便密了 呻吟語 增

高忠憲公曰語不可驕快說事不可驕快作 增

吳秋圃先生曰溫良恭儉讓中無孤高字故知亢傲非持身之道恭寬信敏惠中無嚴峻字故知刻深非居上之理楊園見聞錄

劉忠介公名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明浙江山陰人曰吾自幼有不甘流俗之志此念最眞志初學備增又曰學者最患是計功謀利之心功利二字最害道見聞錄增

黃忠端公曰學者之患莫甚於好名我三十以前所讀書俱不著實以其好名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淡者道之味也古人富貴貧賤夷狄患難處之惟一只是淡淡則處富貴貧賤

夷狄患難如無富貴貧賤夷狄患難滋味都一樣楊園見聞錄增

倪吉甫名鍾瑞浙江平湖人曰游戲之言斷不可出諸口況在我無心之言或犯人所忌便恨不能忘嘗見朋友往往有以此成隙者甚可懼也中正之士一涉詼諧人便輕忽其亦何取於此哉亦有靜穆之士見眾詼諧便為效顰不知守吾靜穆未嘗不可見重於人何必學此輕薄乃為和眾耶　人之作孽莫甚於口我閱人多矣見言語尖酸者罕有不逢天譴故人惟若拙若訥為貴即真訥真拙亦何病乎陸清獻公日記

陸桴亭先生曰笑最害事有事當認真者一笑則認真遂懈

有事當愧恥者一笑則愧恥俱無　又曰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劉伯繩名汋山陰人忠介公子語葉靜遠名敦艮曰學問之要只是於倫常日用間事事不輕放過日積月累自然造到廣大高明田地楊園見聞錄增

淩渝安初名陞後更名克貞烏程人曰今日人士不患不聰明患不篤實士不篤實則聰明愈多適以濟其詐偽楊園見聞錄增

張楊園先生曰學者第一要看德器德器深厚所就必大德

器淺薄雖成亦小 增 輕浮二字是子弟百惡之根浮是輕之本不恆其德只繇於浮輕言輕動亦繇於浮惟主忠信可以治之 增 學者於道理有所見正當深潛涵養孳孳惕惕勉其所未足卽乃栩栩自足甚者抗顔欲爲人師適見其陋而已若此固繇德器之淺亦由志之不篤將來所造可知夫子謂斗筲之人何足算又謂德之棄正爲此輩言之 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勿言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只此檢點庶乎鮮失矣 儒者立心便以四海九州爲量其功夫則自克勤小物做來 術不可不慎凡不容於堯舜之世者在已不

可爲在人亦不可與近

湯文正公曰破除流俗是學者第一關鍵透出便是豪傑 增

陸清獻公曰人生處處要樹立一界限事事要斟酌一分寸 松陽鈔存 增

座右銘曰生者待汝養死者待汝葬天下後世待汝治汝無或輕爾身以徇無涯之欲而喪厥志

李文貞公 名光地字厚菴號榕村福建安溪人 曰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又曰志於道傳曰一年視離經辨志志之於學如江河之有源也如百果草木之有根也習乎坎盈乎科放乎四海其爲行也艱矣然行潦則無至也播於春漑於夏刈於秋其爲力

也勤矣然荑稗則無施也是故志之立然後顧日月逾邁而心憂也志之篤然後忘身之老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志之正然後中庸以爲依而道德以爲歸也由前二者振於俗者有矣由後一者其鮮乎先覺萎前修遠有志者亦貿貿然榮華其業而小成其身乎故志必於學志必於道志必辨而辨志莫先於離經經道明則俊民興矣 觀瀾錄 增

方望溪先生曰讀書人心血不足易至羸弱退之云先理其心小小者自當不至余雖一生在憂患疾痛中惟時時默誦諸經亦養心衛生術也 沈椒園文集 增

以上心術威儀

朱子曰謝氏所謂食前方丈則對客泰然簞食豆羹則不能出諸其戶者其識致卑凡又在求飽與安者下矣 增

李文定公燔 字敬子宋南康軍建昌人 嘗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夫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移氣移體因誦古語曰分之所在一毫躋攀不得善處者退一步耳 宋史 增

薛文清公曰節儉樸素人之美德奢侈華麗人之大惡 增

呂忠節公曰冠履衣服遵王制貴雅素毋尚淫靡毋徇時樣存古約言 增

以上衣服飲食

朱子曰讀書之法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說道是更須反覆玩味　大凡看文字少看熟讀一也不要鑽研立說但要反覆體驗二也埋頭理會不要求效三也三者學者當守此　論大學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溫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盡在此書某於大學亦然先須通此方可讀他書　問論孟二書用力奈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大抵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

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　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

又曰後生初學且看小學書是做人底樣子　脩身之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呂東萊先生曰讀六經不可不參釋文點檢　語有力而不露鋒芒者善言也自孟子以後無如易傳言近而指遠者　看史非欲聞見該博正是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大抵事只有成已成物兩件　讀書無疑但是不會理會　讀書不可雜 增

眞西山先生大學衍義序曰爲人君者不可不知大學爲人臣者不可不知大學爲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淸出治之原爲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其書之旨皆本大學前分二者爲綱後分四者爲目所以推衍大學之義

薛文淸公曰舍小學四書五經宋諸儒性理之書不讀而讀他書猶惡睹泰山而喜邱垤也藐乎我知其小矣　四書集註章句或問皆朱子集羣賢之言議而折衷以義理之權衡發明聖賢之心殆無餘蘊學者但當依朱子熟讀精思循序漸進之法潛心體認而力行之自有所得　朱子綱目是非

正天理明三綱五常立國之本循之則治違之則亂　問看史曰須當看人物是如何治體是如何國勢是如何皆當子細上蔡說明道看史逐行看過不差一字增

張楊園先生曰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呫嗶沒齒反己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為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歎增

李文貞公曰蔑訓詁者無師滯章句者無得是故古之言智者曰擇惟能擇其庶幾乎觀瀾錄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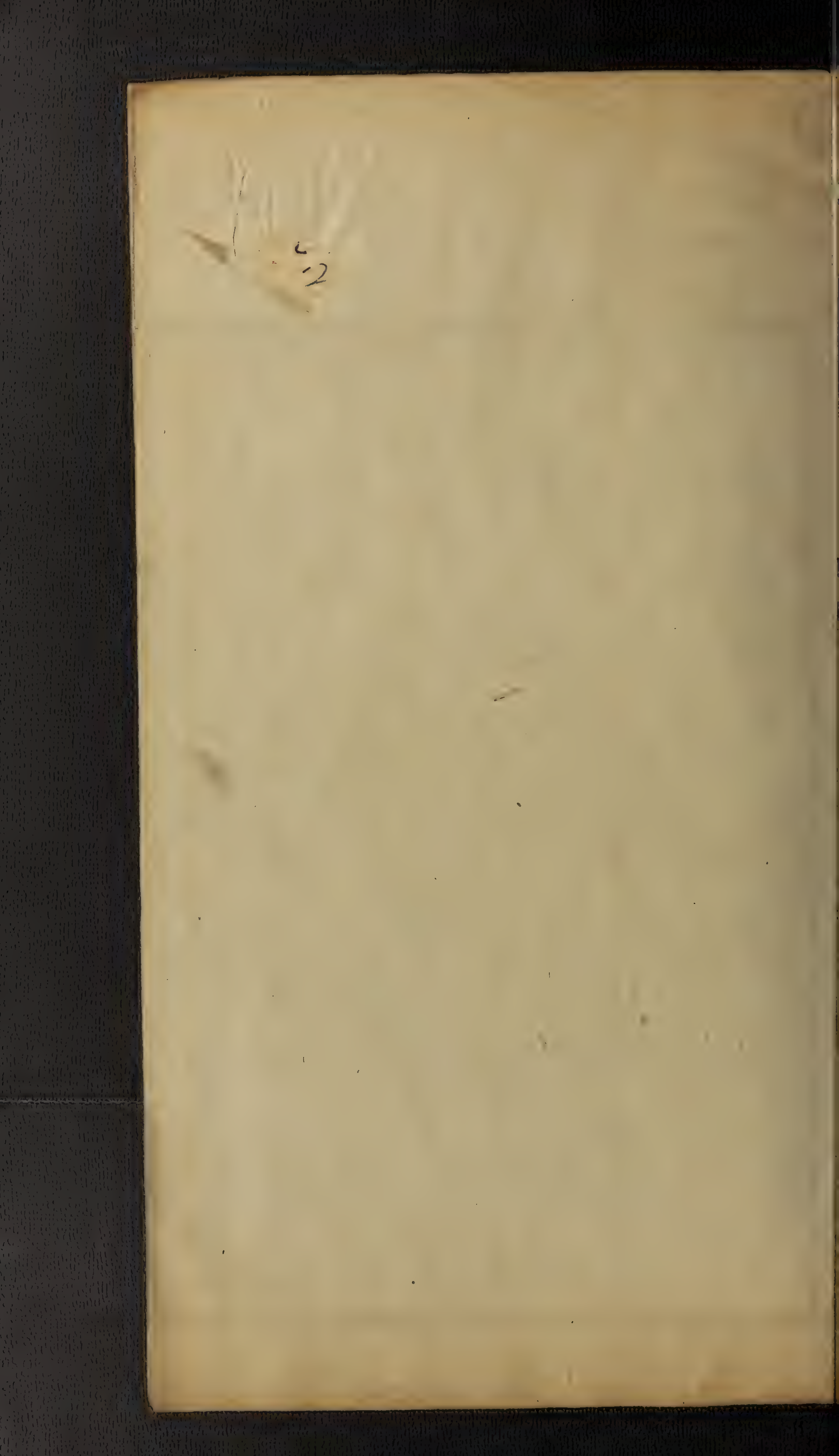
以上論讀書

朱子答吳公濟曰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末必不異末異則本必不同正如一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卻生兩種之實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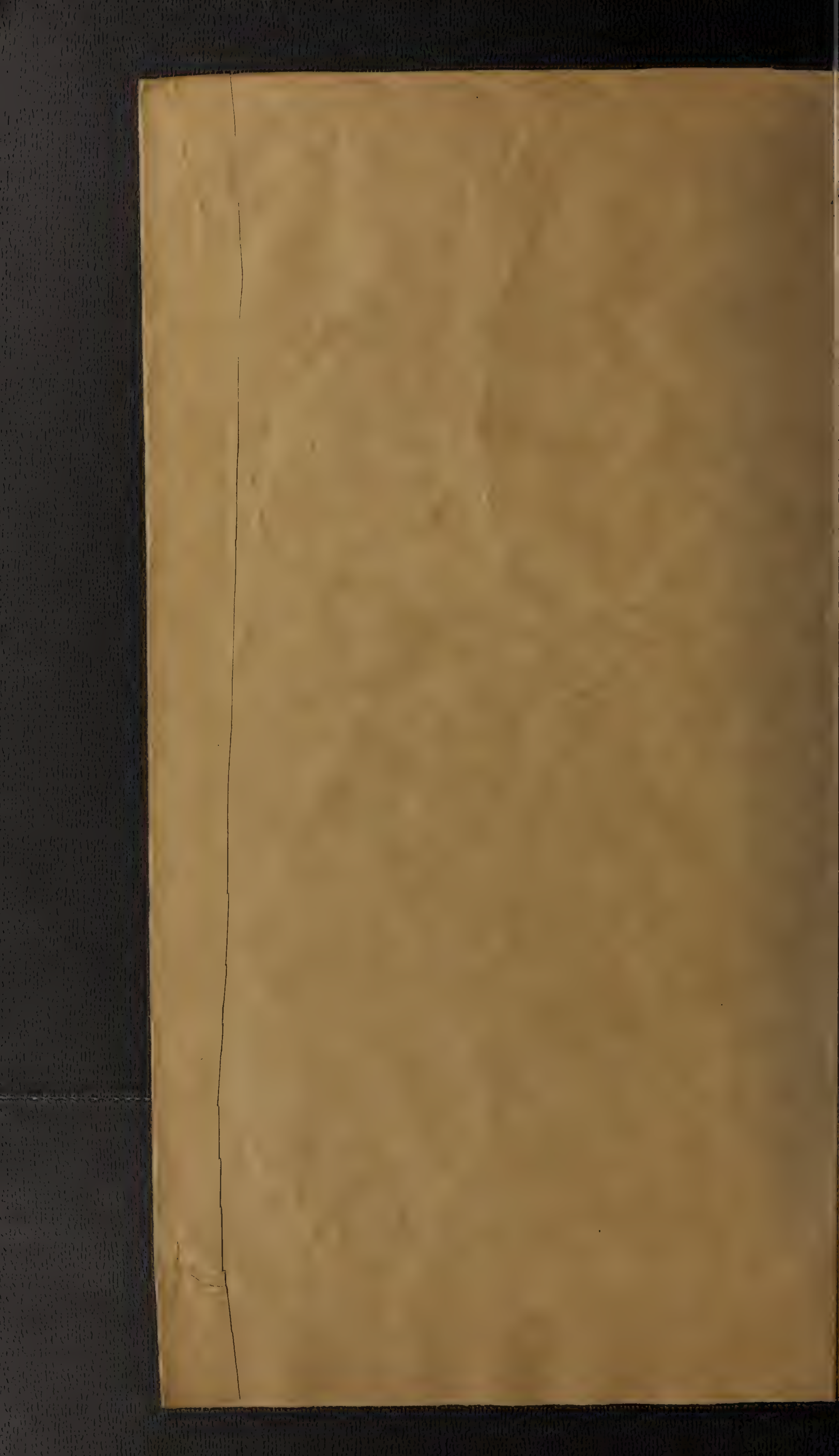
薛文清公曰士農工商之業爲之必有實效異端誦妖誕之空言以徼不可必之福茫如捕風捉影舉世之人爲之何其惑之甚耶 增

章文懿公（名懋字德懋號楓山明浙江蘭谿人）曰虛寂之學最爲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 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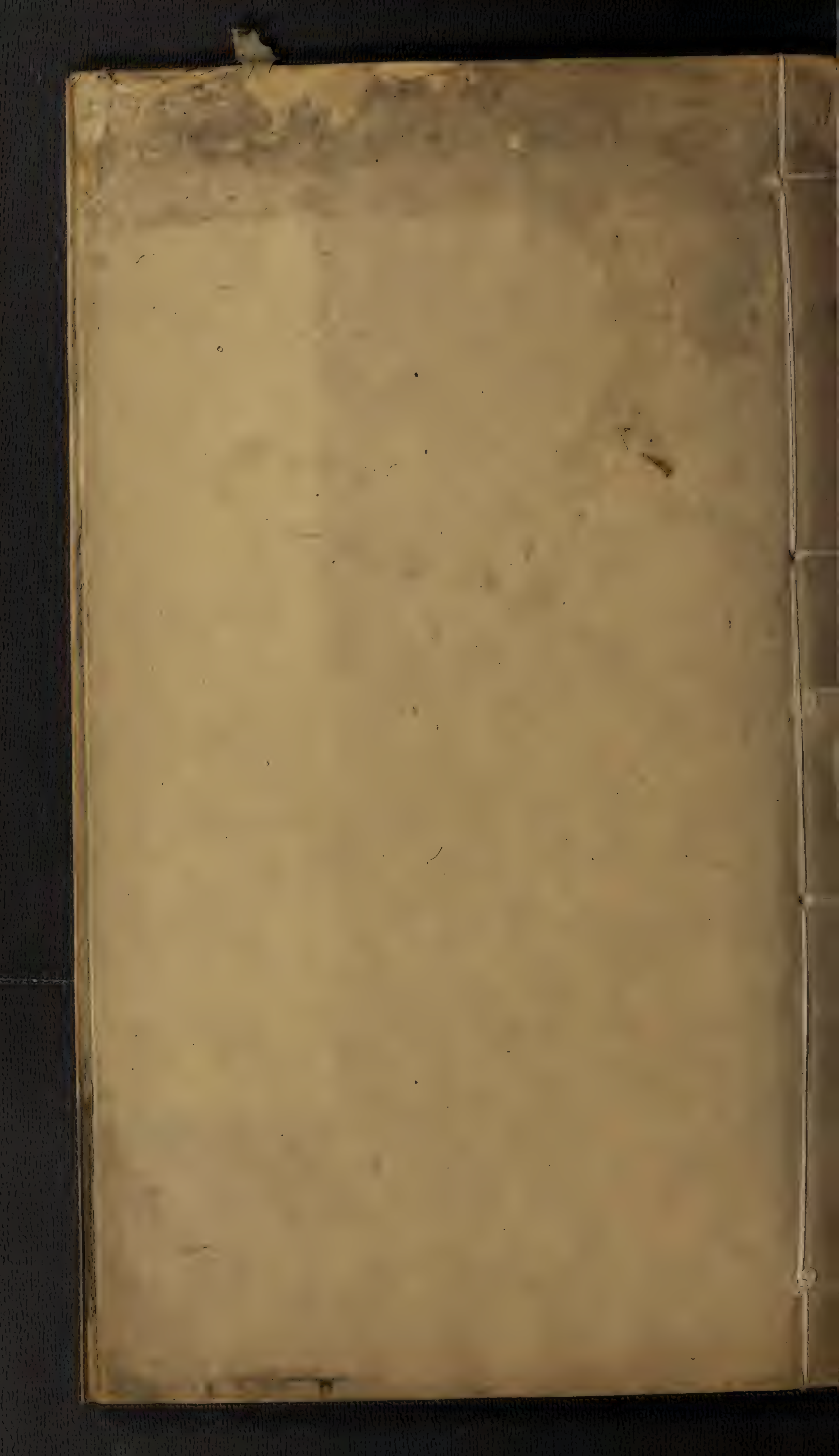
以上辨異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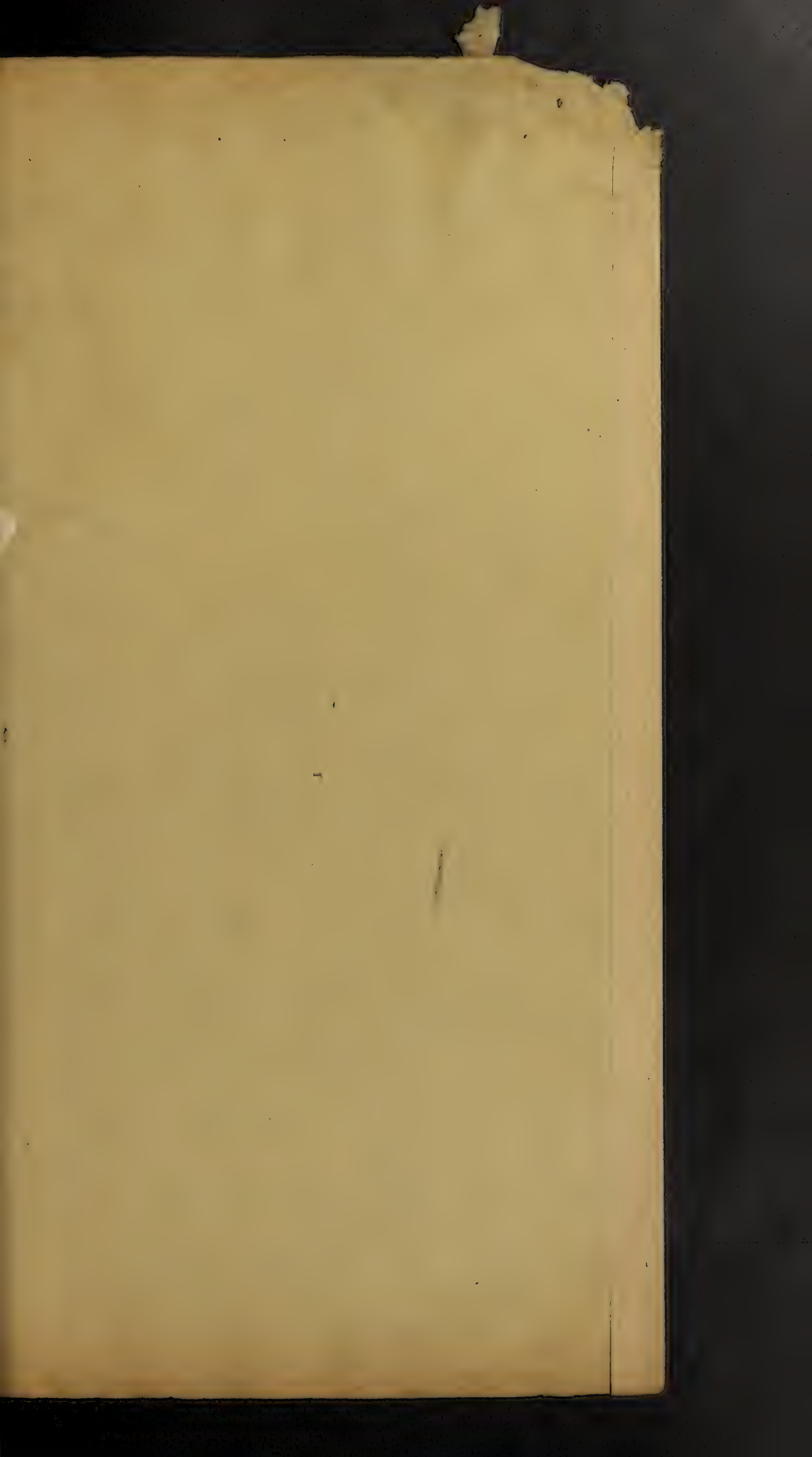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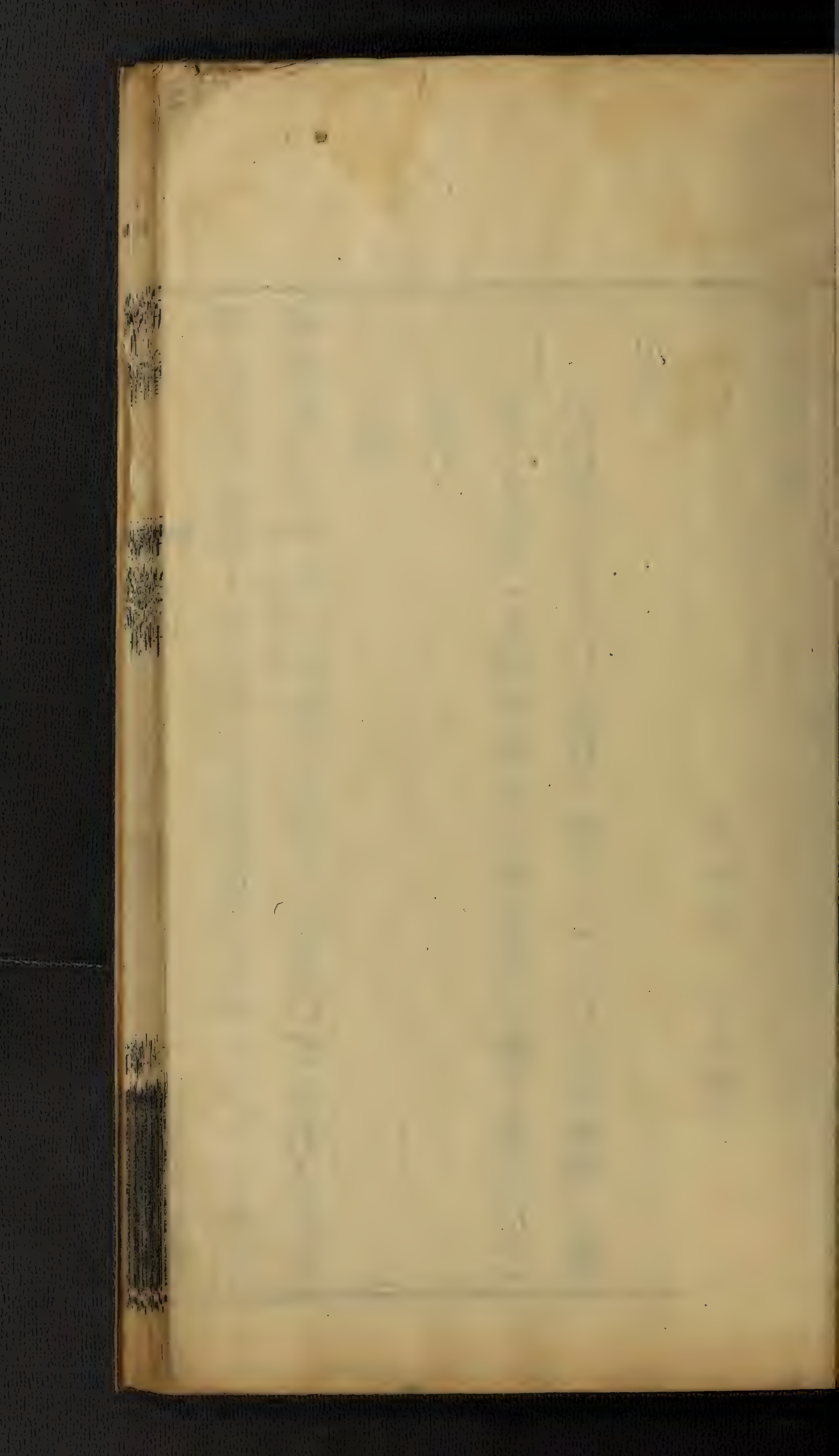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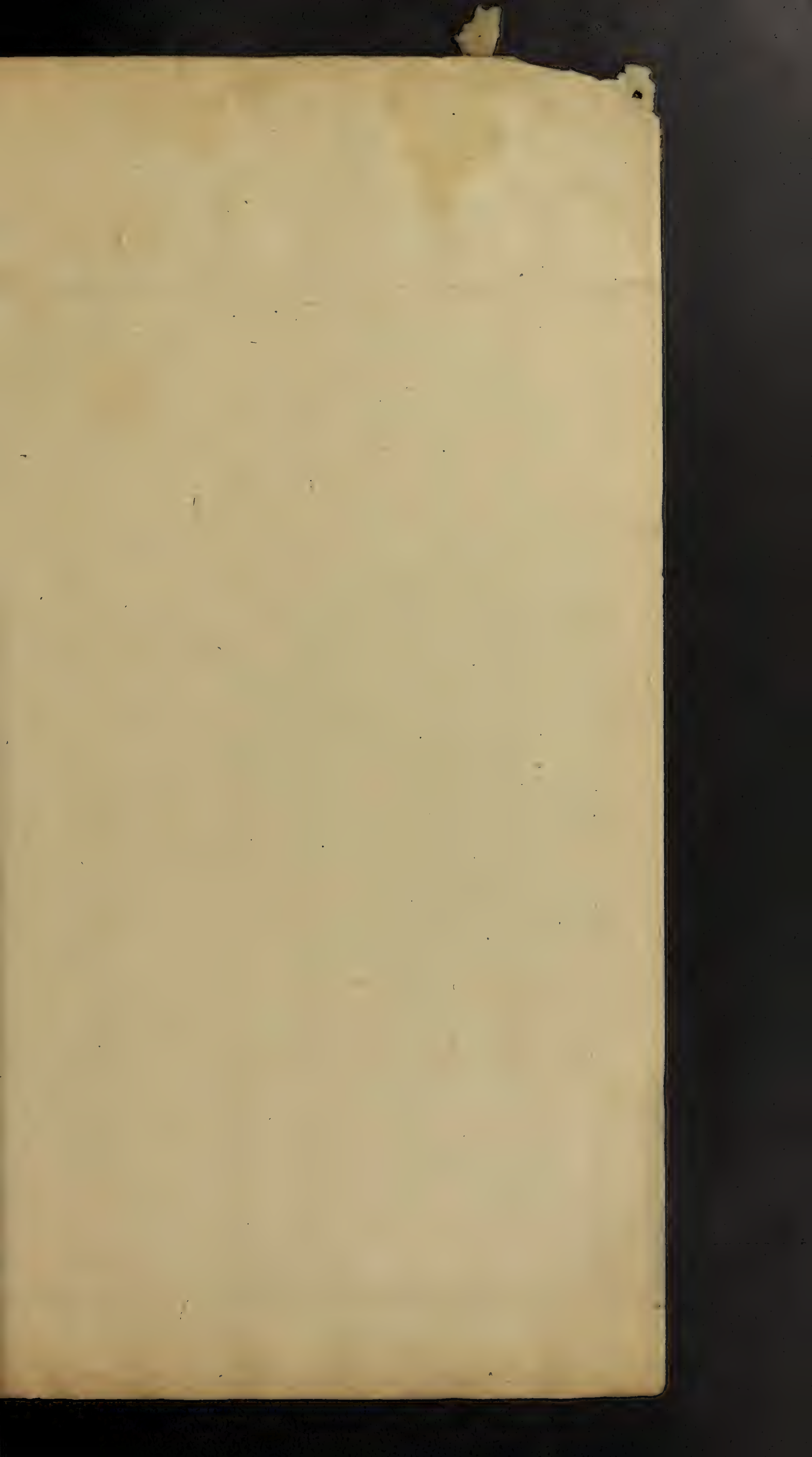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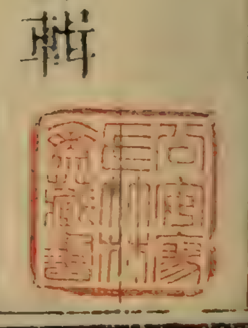






人範卷之四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紀行

紀行者記朱子以後賢人君子之行可以端直稱之趨嚮立人道之大防爲斯民之模範者以續小學外篇之

善行

立教

黃勉齋先生名幹字直卿宋福州閩縣人爲朱子行狀曰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

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已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之以敬也從遊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復戒之而未嘗隱務學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略古

今幸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沈疴之去體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

張南軒先生穎悟夙成父魏國公愛之自幼所教無非仁義忠孝之事長師胡五峰五峰一見即以孔孟論仁親切之旨告之先生退思有得以書質焉五峰報之曰聖門有人吾道幸矣乃益自奮勵作希顏錄以古聖賢自期

蔡西山先生元定字季通宋福建建陽人謫道州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宋史增

黃勉齋先生少有遠志從清江劉清之游清之曰時學非所

以處子也因命受業朱子歸白其母大雪卽日遣行勉齋自見朱子夜不設榻不解帶少倦則危坐一椅或至達曙朱子語人曰直卿志堅思苦與之處甚有益

朝散郎劉遂母蔡令人諸子幼時令人夜課讀苟未精熟令人亦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眡具遂年十四與江東薦書令人無喜色二子蹱世科令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諸子曰仕以廉爲本廉以儉爲基及諸子文日工又戒之曰毋近名毋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閱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

淮閩盡令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令人生日自守以下咸致賀會大水令人蹙然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毋以吾故樂飲遂方娠時女醫眡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為男令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言何為至於我斥之而令人竟生男眞西山文集 增

鄒文忠公自述曰先君謂先妣令吾孱病且老諸子皆幼吾欲使大男經督家事而懼廢其學欲令專為學則無以督吾家奈何先妣曰自吾適鄒氏逮事先翁姑聞鄒氏之先未有

不爲學者吾子豈可廢學不過吾忍窮數年耳政使餓死亦樂無憾遂決意令經爲學時僦廬託處無以爲生業乃假屋於鐵佛寺且聚童子數十輩教之以佐生業先君命之曰爾祖所以命吾者今其命汝學所以爲道非爲藝能也所以脩身非爲祿養也今國家方以武治未遑選舉汝其無爲決科之文今世以詩文事聲譽以記誦事吻頰者皆藝能之學汝其勿爲我先世有爲學之序焉天人之際道德之理性命之原經術之本其先務也諸子史典故所以考先代之迹也當次之諸先正文集藝能之藪也又當次之若夫陰陽術數巽

端雜學無妄費日力慎勿慕人紛華戚吾之窮也爾祖有言
士不能忍窮一事不能立故忍窮爲學問之本此郝氏之家
法也遂以太極先天二圖通書西銘二書付畀且指授其義
曰此爾曾叔大父東軒老得諸程氏之門者爾其勉之經再
拜受命退而爲學日誦二千言爲課夜則考其傳註始入夜
則往庀家事舂粟治蔬二鼓入於書堂龕燈隱几不解衣帶
閱誦綴錄昏怠則仰就背枕以假寐方五鼓又往庀家事負
薪汲水黎明入於書堂以爲常雖盛暑大寒不替也先妣時
來竊視見其殘燈無焰向晨不寐呼經而語曰汝何自苦如

是吾所不忍也經再拜言今二親忍窮使兒讀書惟恐不篤不爲苦也先妣曰汝能如是吾無憾矣陵川集

許文正公得小學書讀之聚學者謂之曰昔者授受殊孟浪今始聞進學之序若必欲相從當悉棄前日所學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灑埽應對以爲進德之基不然當求他師衆皆曰唯遂悉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學入　公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後以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教蒙古弟子請徵其弟子耶律有尙姚燧等十二人爲伴讀

欲其夾輔匡弼薰陶浸潤而自得之也誦讀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應對進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徧每說書不務多惟懇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常問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實踐不貴徒說也每謂書中無疑看得有疑有疑卻看得無疑方是有功又以用人與教人不同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其教人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孽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

盛不自知其化也是以凡爲弟子者皆能自立爲世用增

元丞相安童遠大之識經國之才本於夙成童幼時世祖嘗問其母宏吉剌氏曰安童何如人對曰年雖幼公輔器也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少年以是知之及在中書一見許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千萬也衡有疾童卽親候館舍與語良久旣還念之不釋者累日他日衡對世祖亦曰爲臣之道臣已告之安童蓋童之受益於衡也多矣靜子日記增

宋仲敏先生訥明河南滑縣人洪武中爲祭酒時功臣子弟皆就學

及歲貢士嘗數千人訥爲嚴立學規終日端坐講解無虛晷夜恆止學舍與訥定學規者司業王嘉會龔斅三人年俱高鬚髮皓白終日危坐堂上肅然以故多所成就（以下六條明史增）

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明江西安福人）爲祭酒六年列格致誠正四號訓勵甚切崇廉恥抑奔競別賢否示勸懲諸生貧不能婚葬者節省餐錢爲賻給督令讀書燈火達旦吟誦聲不絕人才盛於昔時始太祖以宋訥爲祭酒最有名其後甯化張顯宗申明學規人比之訥而胡儼當成祖之世尤稱人師然以直節重望爲士類所依歸者莫如時勉英國公張輔暨

諸侯伯奏願偕詣國子監聽講帝命以三月三日往時勉升師席諸生以次立講五經各一章畢事設酒饌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當就諸生列坐惟輔與抗禮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盡暮散去人稱爲太平盛事　增

陳文定公敬宗字光世明浙江慈谿人以南京國子監司業遷祭酒敬宗容儀端整步履有定則力以師道自任立教條革陋習六館士千餘人每升堂聽講設饌會食整肅如朝廷滿考入京師王振欲見之令周忱道意敬宗曰吾爲諸生師表而私謁中貴何以對諸生振知不可屈乃貽之文錦羊酒求書程

子四歲冀其來謝敬宗書訖署名而已返其幣終不往見王直爲吏部尚書從容謂曰先生官司成久將薦公爲司寇敬宗曰公知我者今與天下英才終日論議顧不樂耶性善飲酒至數斗不亂襄城伯李隆守備南京每留飲聲伎滿左右竟日舉杯未嘗一盼其嚴重如此與李時勉同時爲兩京祭酒時勉平恕得士敬宗方嚴終明世稱賢祭酒者曰南陳北李　增

鄭忠肅公埜字孟質明湖廣宜章人　性至孝父子輔爲句容教官教埜甚嚴埜爲陝西按察副使在任久思一見父乃謀聘父爲鄉

試考官父怒曰子居憲司而父爲考官何以防閑馳書責之埜又嘗寄父褐復貽書責曰汝掌刑名當洗寃釋滯以無忝任使何從得此褐乃以汚我封還之埜奉書跪誦泣受教 增

曹月川先生端學務躬行實踐而以靜存爲要爲霍州學正脩明聖學諸生服從其教郡人皆化之恥爭訟 增

陳忠愍公選 字士賢號克菴 明浙江臨海人 督學南畿頒冠昏祭射儀於學宮令諸生以時肄之作小學集註以敎諸生按部常止宿學宮夜巡兩廡察諸生誦讀除試牘糊名之陋曰己不自信何以信於人尋督學河南教如南畿大監汪直奉命出巡都御

史以下皆拜謁遐獨長揖直問何官曰提學副使曰大於都御史耶曰提學何可比都御史但忝人師不敢自詘辱詞氣嚴正直氣懾好語遣之增

魏恭簡公名校字子才號莊渠明南直隸崑山人曰昔提學高汝白之叔父隱君子也教汝白成進士及登第以書戒之曰汝得一第吾不以爲喜而以爲憂此後必浸放肆可錄逐日言行寄我汝白歎曰吾終日在側豈不我知而憂我放哉試問一老僕曰比在家漸不同矣乃儆懼置簿記過過不可勝書乃大激勵爲學卒爲善士若汝白之學與其叔父之教可以爲法矣參與唐音

答金世龍兩書 增

羅文莊公名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明江西泰和人官兩都留家子視家曰勢位非一家物須看破仲子謁選不通書故舊瀕行訓曰前程分定惟安義命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便音問乞達相知公曰數字本不惜似信命欠確爾惟諄諄忠信篤敬云 增

羅文恭公名洪先字達夫號念菴明江西吉水人既官翰林踰年念其父不置請告歸侍雙泉公於家公訓飭不殊童穉言動少差辭色必厲客至令衣冠行酒拂席授几如命從事欣欣如也 先進遺風

祝虛齋先生名萃字惟哲以提學副使家居訓子有方時繼皋年

已長必令衣粗布綺絹禁絕不用每膳以精者奉其親而以脫粟者與其子恐其習於豢養而恣情也後繼泉亦顯錢懋登厚語

錢懋登先生名蕡明浙江海鹽人曰先公致臨江政家居時仲兄芹以刑部郎陞肇慶知府子養晦衣一絹服先公斥之云服美於人豈吾家教張東海詩云富貴休忘著布衣吾誦之久矣豈遽忘之即命易去同上

諸雲芝先生名楊園先生之外舅舉子特晚既歿沈孺人教子士鳴名珂後更名琛剛嚴有義方嘗謂之曰吾聞一介之士必有密友汝

無友何也必汝無學人弗與友也他日士鳴與其友至孺人具饌飲食之退而歎曰吾於壁後聽汝等言語不合於義且聞其人母喪而歌有友若此不如無也每見親戚輒問子過失且曰勿以吾嚴爲之隱是害之也有所聞呼至跪而杖之見子讀書輒喜曰但得汝作秀才繼先人吾死無恨楊園見聞錄

李二曲先生名　字中孚陝西盩厔人父可從字信吾從軍爲材官崇禎末督師汪喬年討賊信吾從行臨發抉一齒與其婦彭孺人曰戰危事如不捷吾當委骨沙場子其善教兒矣督師死信吾亦死時先生年十六家貧甚族姻謂孺人曰可令爲傭以

養或曰令其給事縣廷孺人不可令從師受學而脩脯不具
昔謝之乃曰經書固在亦何必師時先生已粗解文字而孺
人能言忠孝節義以督之母子相依或一日不再食或連日
不舉火恬如也但聞其教甚遠大里巷間多哂之先生卒能
自拔於流俗爲關中大儒（全謝山鮚埼亭集增）

少宰尹公健餘（名會一字元孚直隸博野人）母李氏太夫人公生三歲而
孤太夫人苦節食貧口授論語諸經敎之以義方其所以課
督之甚嚴公旣長爲顯官而太夫人猶嬰兒視之有不當其
意太夫人輒對案不食公惶悚郎長跪以請不命之起不敢

起也劉海峯集

大夫人節儉治家嚴子婦非請命銖金尺帛不得專取並蓄以待大用其在官中救水火之災給師旅立營倉置舉本以恤卒伍建禮祠脩橋梁津渡施濟窮民家居婣任恤分田贍族立義倉義學以及道路倉卒救急難多出於大夫人之規畫方望溪集增

人範卷之五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紀行

明倫

黃梅人洪祥字士高事親孝養備至父友璋病癱年餘起臥粥餌衣被垢穢必躬治之未嘗解帶妻完顏氏貴家女也友璋念兒即孝而婦或少嗔心稍不安一日強坐謂士高曰吾病將愈汝姑去就室畱一僕扶我足矣士高陽諾而陰伏父寢傍是夜父少起呼僕不甯力殆而仆忽一人參脇驚曰爾

爲誰士高曰兒也知父畫所云非實特候於此則相持泣曰天乎而孝至矣已而父疾瘳

錢瑛字可大明江西吉水人生八月而孤稍長頴敏時紅巾盜起瑛奉其祖本和及母避之盜追及本和被槍不死縛之瑛乞以身代盜并縶瑛本和哀訴無子惟此一孫兩人爭代死賊憐兩釋之瑛母尋被執瑛妻張氏翳伏叢薄中即出迎賊曰姑老矣請釋而縛我賊即解姑縛張張擲袖中鞋與姑覗其姑稍遠即罵賊不肯行遂死之厚語今見明史孝義傳

劉謹明浙江山陰人洪武中父謫戍雲南伯兄又以督運死京師謹

甫六歲輒知痛父一日問家人曰雲南在越何方家人以西
南指之輒朝夕向西南遥拜年十四歲矍然曰雲南雖萬里
天下豈有無父之人哉治裝爲尋父計時滇夷初服道路荆
楚歷六月抵雲南艱辛萬狀遇父於逆旅相持號慟行道傷
悲同上

黄南山先生名潤玉明浙江鄞縣人五歲侍母疾夜不就寢永樂初徙
南方富民實北京父當行先生時年十三傷父老行萬里輒
涕泣求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少長不庸
愈於老乎卒行抵北京受廛都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無人

居與同役築室成比間傾貲給徭賦墾圃種蔬以爲活人不堪其劬而泰然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

曹月川先生端事父母至孝父初好釋氏端爲夜行燭一書進之謂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父欣然從之 明史增

周濟父禮遠涉江湖間濟既冠爲郡諸生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疏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父遘疾已危一見子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

十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厚諱

胡敬齋先生性孝友父病醫禱備至執親喪初則水漿不入口哭踊絕而復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私室事兄恭每外歸必迎於門有疾則手自調藥篤宗族訓誨子弟不倦凡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緦功之服悉遵古禮

陳忠愍公倣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賙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獨無愧乎況治命又

嘗俾勿廢人謂公有子厚語

御史馮恩字子仁明南直隸華亭人嘉靖時因論汪鋐被逮下獄將殺之時長子行可甫十三歲屢疏乞以身代祖母吳匍匐擊登聞鼓訟冤皆不報行可晝夜哭長安街攀訴諸貴人不忍見閒每望見輒疾驅避之甲午冬行可刺臂血書疏自縛詣闕乞死肅皇帝憐之詔免死戍雷州士大夫聞者咸舉手相慶題四德流芳卷贈焉謂君仁臣直母慈子孝也

陳巨理浙江餘姚人伯父孟昂無子以巨理繼之已而復生一子巨理至孝孟昂卒母老且失明患疽巨理親吮之疽瘳

母呼巨理行曰巨四至孝吾所生兒不逮也厚語增

錢雲耜名汝霖本姓何浙江海鹽人幼孤事母孝母臨沒顧雲耜曰吾死獨念汝姊耳雲耜受命母沒後加意於姊益厚凡母所遺俱以其半與姊及姊家有無緩急雲耜靡弗身之至母之兄弟及兄弟之子俱賙恤罔有不至楊園見聞錄

周子佩名茂蘭江蘇吳縣人父忠介公所處書堂凡椅桌几榻之類子佩終身無移易讀書則侍於書桌之端未嘗敢正坐客嘗過之率意臥榻上子佩拱立曰此先人所臥也客瞿然起避同上

張佩蔥名嘉玲江蘇吳江人執父喪三日不食小祥之內疏食水飲菜

果不入口三年之中衰麻不去身未嘗沐浴入內室弟宣城名嘉瑾行與之同友愛尤至同上

陸清獻公應博學宏詞舉在京候試而封翁沒於家訃至郎徒跣出都抵家日夕喪次哭泣盡哀席地而臥期年後乃以土坏置墊四隅而寢其上悉準家禮從事大約三月之內衰經不去體三月之後始易麻帽以麻縷為緯小祥後始用白布帽以棉紗線為緯服麤白布袍大祥後以月白綫為緯始用淺色布套子加於布袍之外一舉而法古從時兩得之年譜

德清唐灝儒名達為葬親社約謂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

而以貧自解者多因集同社數十人爲勸勵之法隨其親朋遠近分爲東西南北四宗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宗八人立宗首宗副彙四宗弔儀人銀三星致葬家即登於社約曰某年月日某人某親已葬使未葬者惕然感愧以七年爲期過期不葬者不弔所以示罰也又八年葬者亦酬其半以存厚也楊園先生與同學而增廣之并講明藍田鄉約之義自是之後葬親者凡數十家先生親已葬葬叔祖之無後者（葬親社約參楊園年譜增）

魏恭簡公曰大母王氏晚歲中風善飯以無齒不能食也吾母

張氏則跪而哺之踰年遺矢則親抱持每自浣滌大母且歿歎曰吾溷汝多矣願汝子孫咸孝順汝君子以比崔山南增

節婦段氏宛平民高位妻也位死節婦年十七有二子縫紉爲生幾二十年孫裔成進士節婦年九十矣節婦性嚴毅常早起子婦雖老終日侍立不命不敢坐裔之母谷氏性篤孝雞初鳴起灑埽奉匜侍盥就竈下作羹食親上之食畢然後退卒以爲常及貴盛姻黨皆曰世有大夫人年七十而執僕婢之役者乎將公爲節婦言之谷氏曰若毋言吾與姑故寒苦姑習我非我供事姑終不適吾皤然白髮身無疾灑埽盥

饋以事吾姑此日可多得邪節婦年九十六卒方望溪集增

以上父子之倫

朱子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愼勿復言朱子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

黃勉齋先生起知安慶府至則金人破光山而沿邊多警安慶去光山不遠民情震恐乃請於朝城安慶以備戰守不俟報即日興工先生日以五鼓坐堂濠砦官入聽命以一日成算授之畢乃治府事理民訟接賓客閱士卒會僚佐講究邊

務利病次則督視城役晚入書院講論經史築城之杵用錢監未鑄之鐵事畢還之城成金人破黃州沙窩諸關淮東西皆震獨安慶安堵如故繼而霖潦月餘巨浸暴至城屹然無虞舒人德之相謂曰不殘於寇不蹈於水生汝者黃父也

眞文忠公帥長沙與同僚以四事自勉而爲民去其十害四事曰律己以廉撫民以仁存心以公涖事以勤十害曰斷獄不公聽訟不審淹延囚繫慘酷用刑汎濫追呼招引告訐重疊催稅科罰取財縱吏下鄉低價買物

蒙古耶律文正公名楚材字晉卿爲相正色立朝不爲勢屈每陳國

蒙利病生民休戚辭邑懇切太宗嘗曰汝又欲爲百姓哭耶公每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人以爲名言

宋丞相文信國公理宗朝廷對第一德祐元年元師渡江詔諸路勤王時公知贛州奉詔涕泣遂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蠻得萬人應詔悉以家貲爲軍費每與人語及時事輒撫几流涕而言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及後使元軍被留逼與俱北至京口得脫與客杜滸歷萬死一生得至溫州聞益王未立乃上表勸進拜右丞相出督劍

南復梅州自州出江南入會昌戰雩都大捷開府興國爲元將李恒所敗奔汀州進趨潮陽張宏範以元軍水陸並進潮州盜陳懿導之公方飯五坡嶺元兵突至不及戰被執吞腦子不死至潮宏範以客禮見使爲書招張世傑公書過零丁洋詩與之其末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義之遣送京師在道不食八日不死乃復食至燕囚兵馬司居一土室中當夏諸氣萃蒸鮮不爲病而公自如乃作正氣歌曰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爲河嶽上則爲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

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
蘇武節爲嚴將軍頭爲嵇侍中血爲張睢陽齒爲顏常山舌
或爲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爲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爲渡
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爲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旁礴凜
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
尊三綱實係命道義爲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實不力楚囚
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闃鬼火
春院閟天黑牛驥同一皁雞棲鳳凰食一朝蒙霧露分作溝
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哉沮洳場爲我安樂國豈

有他謬巧陰陽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視浮雲白悠悠我心悲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在兵馬司者四年世祖一日召至殿中公長揖不拜左右以金爪撾傷其膝仍堅立不動世祖曰汝能以事亡宋者事我當令汝中書省一處坐公對曰天祥受宋厚恩為狀元宰相不願事二姓世祖曰汝何願曰願一死遂麾退翌日死燕市將刑問左右曰孰為南北於是南向再拜曰臣報國止此矣遂受刑於衣帶間得其自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斯為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

愧

宋右丞相陸秀夫（字君實宋楚州鹽城人）奉帝昺駐新會之厓山播遷海濱庶事疏略每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朝雖怱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如經筵講解及厓山破秀夫度不可脫乃杖劍驅妻子入海即負帝赴海死（宋史 增）

元世祖問竇默欲求如魏徵者默對曰犯顏諫諍剛毅不屈則許衡其人也

楊文貞公士奇（名寓以字行明江西泰和人）每罷朝歸長吁不已一日朝回喜動顏色夫人問曰每朝回多憂今獨喜何也曰主少國

疑擔荷甚重懼不克勝故多憂今早見上聰明已能覽奏章決事重任可釋矣先輩憂喜一繫國事如此先進遺風

項襄毅公忠字藎臣明浙江嘉興人爲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擄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攜家理愼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拜陝西按察使適陝西饑公不待奏報輒發倉以賑之全活者以萬計後爲都御史京畿大水勅公巡視自發廩外復勸貸得米布牛具若干所全活者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公沒子孫多貴顯者李彥和見聞雜記

憲副劉公仁宅華容人忠宣公大夏之父也爲瑞昌令入覲楊文定公溥遣价瞷之還白曰劉丈稾薦布被瓦盆煤鑪猶然窮人耳公心識之尋擢爲御史正統庚申文定以展墓歸里還朝過華容便造焉問忠宣曰汝父在否曰在道中未回曰汝母安在曰適鄰家磨麪去矣乃起徧視家中所有遂引忠宣詣寢室見牀上唯藁薦被褥喜曰所操若是可稱御史之職矣既去劉公回忠宣白其事劉公曰此必鄉先生楊少保也其爲人縝密故觀人於所忽若此先進遺風

鄒立齋先生名智字汝愚明四川合州人年十二能文章讀經史一過不

忘嘗居龍泉菴夜焚樹葉以照讀十五發解迎宴日郡人聚觀歎羨先生於馬上口占曰龍泉山下苦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郡人何用喜相驚比上春官時有某省一解元與先生年相若先生意其爲同志特訪之坐未定其人遽問四川解首坊金視衆舉子爲增幾何先生大恚即拂衣起不答而出

羅文恭公魁天下時纔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曰喜吾壻乃今幹此大事也公聆已面項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爲大事

耶是日猶自裒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榻蕭寺中論學爲先進遺風

明世宗時破格用人將取部屬充館職諸部屬無如王愼中字道思號遵巖福建晉江人才者權貴人欲其一見而愼中固不肯往曰吾甯失館職不敢失身

楊忠愍公繼盛字仲芳明直隸容城人嘉靖時授兵部員外郎俺答躪京師咸甯侯仇鸞爲大將軍請開互市公以讐恥未雪遽議和示弱大辱國乃奏言十不可五謬下獄貶狄道典史鸞敗帝思公言累遷至刑部員外郎復改兵部武選司時嚴嵩用事公念起謫籍一歲四遷官思所以報國抵任甫一月草奏

劾嵩齋三日乃上奏斥嵩爲賊臣列十大罪五奸帝怒嵩復搆之下獄尋棄市年四十臨刑賦詩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生平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天下相與涕泣傳頌之初公之將杖也或遺之蚺蛇膽卻之曰椒山自有膽何蚺蛇爲椒山公別號也 明史增

海忠介公瑞字汝賢明廣東瓊山人 當嘉靖末肅皇倘清修朝政多曠公上疏極諫被逮錦衣獄擬大辟世廟初崩外廷未知有密詗得者提牢主事知狀夜設盛饌款公公飽啖飲酒渝常度主事曰先生今日何歡之甚曰欲作飽死鬼耳故事明日酉

市前夕必與酒飯公自分必死故也主事告曰莫悞莫悞宫車云云先生旦夕出此門進用矣公曰果否曰果即大慟酒肴盡嘔出絕而復蘇扶歸禁處哭終夜不輟及明日成服衰絰徒跣呼天若喪考妣

彭公期生字觀民明浙江海鹽人以濟南守謫家居五年起補湖廣按察司照磨將行時楚寇方熾所知遺書勸止之公答之曰昔之壯也猶不如人豈以頭白之年猶戀戀一官哉海內橫流君父側席非人臣高臥之日也世治則寵榮國危則肥遯食其祿而辭其難仁人所不爲幸謝故人無復相念楊園見聞錄

崇禎十四年流賊寇禹州兵備道李公乘雲到官始二十四日知州事某請迎降公怒斥之曰此吾死所也召士民激以大義共登陴賊死傷甚衆城破公率衆巷戰猶手刃十數人力屈被執方是時河南守令多望風降服獨禹州士民殊死戰賊入下令屠城公奮呼謂賊曰城守吾事也吾令衆守城不敢不守猶汝令衆攻城不敢不攻民何罪獨吾一身當任汝殘殺耳賊意解收屠城令因欲屈公公憤罵不屈乃立公爲質而聚射之死猶寸磔焉

陸清獻公令嘉定時民有告其子不孝者訊之果然公即涕

再自訟曰我德薄無以化汝令汝父子至此因委曲曉譬婗
婗踰時其父泣其子亦泣因慰而遣之又有兄貧稱貸於弟
不應輒昇弟物以去弟賄巡檢以盜報公怒曰是可以爲盜
乎巡檢爲妄報矣訊之乃其弟婦翁所使遂重懲之因呼其
弟曰彼兄也乃聽婦翁謂兄盜不悌也責之亦呼其兄曰汝
爲長貸不應而徑取之陷汝弟不悌是汝不友也亦責之咸
感服而退又有嫌其壻貧而撓公所尊姻戚厚饋金以絕婚
者公第受金呼兩造至庭而諭饋金者曰汝嫌壻貧故不欲
以女妻之我今即以此金與若壻壻不貧矣卒嫁之又宦家

子得罪延其父至堂上而撲之曰我與爾父朋友也爾猶子弟也子弟而不肖不可以不責自是邑之父兄莫不教督其子弟矣年譜

郭華野先生名琇字瑞甫山東即墨人總制三楚清風如載到任之日以小舟蕩數人至城下莫有知其來者所攜七被囊而已長吏望風斂戢官民無敢設劇宴客優伶皆走散其風烈如此

以上君臣之倫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

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卽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手滌溷音混穢時漱口上堂舐音士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呂新吾閨範增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爲悍兵所執殺其舅姑欲汚趙恐之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入甃宛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灰其狀益顯閨範增

花雲妻郜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爲所縛不屈而死郜生子煒方三歲郜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瘞郜屍遂抱兒以行脫簪珥覓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及兒於水孫抱兒不釋適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一翁自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煒後拜水軍左衞指揮 閨範 增

州節烈婦曰趙氏湯封公祖契之妻斌之母也明崇禎庚辰開李自成寇河南歲比旱蝗母豫爲變亂子女各一人趣令婚嫁完家事而遣子斌從伯父讀書城北之郁舍賊陷鄰邑斌馳歸睢城閉遶城大呼母使謂之曰湯氏不絕在子矣其急走毋俱入死地斌痛哭去城陷勸夫子從姑匿蘆葦中輒自經家人解之復入井又出之母大怒曰汝曹奈何欲辱我語未畢賊至環脅以刃則奮袂罵曰奴敢犯我朝廷何負若若且寸寸磔矣遂遇害母通孝經列女傳事父母舅姑皆謹舅歿營葬以禮家益貧奉姑甘旨而自飽糠粃不敢令姑

知其子自外塾暮歸必令背誦其書燈燭不繼則闇坐爲講孝經且謂汝祖父有令德必於汝身汝慎無忘吾言死之日猶屬家人曰若幸有脫者語兒好自愛斌用是哀憤力學發聞於世施愚山文集增

海甯袁化市有婦人者其室夜災不能自出於火救者破壁出之婦曰吾無衣不可出矣與其蒙恥而生孰與無辱而死遂死之吳袞仲聞而歎曰嗚呼孰謂禮義不在人心而世無人也彼以闤闠女子而知自愛其身如此今爲丈夫士者或有恥甚於是而趨之不顧其亦聞而愧是女乎楊園見聞錄增

春女者海甯陳氏婢夫病黃腫食過他人而不能事事女散養之無怨怠之色主人給食先以食其夫已食不足亦不言餧陳氏强幹僕或服敝垢其夫必完潔歲久不變同上增

傅節婦姓吳氏十七歸當塗傅光箕歲餘光箕病不起矢以死守父母愍其少寡無子也欲奪之給歸甯强留於家使媒妁為言不聽則迫脅之又不聽乃謀絕其舅姑以它事搆傅怨婦歸傅傅果怒拒之曰若父仇我何婦為節婦號哭於野終不納婦歸吳吳又不與食節婦泣請其母曰假我數椽吾甯獨餓終不以一溢米累父母乃於庭隙葺茅室日夜操女

紅給饘粥鄰嫗憐餉之弗受歲祲餐腐粗以活積數歲貲一女奴晨樵暮汲拮据凍餓相守者四十餘年年六十病且死屬曰歸我尸於傅同穴瞑矣言訖而卒明年合葬如其言施愚山文集增

德清沈氏上襄妹也上襄名中階崇禎壬午舉人自癸未後未嘗赴會試內蔡氏子聘年十六蔡氏子亡矣死不嫁父母難之曰兒且長知羞恥速死而已遂損食母哀之曰不由女志女死失女由女志女生事父母有日姻黨聚勸戚以年少且未婚於義無害答曰人生歲月幾何倏忽死耳既內聘自命生死蔡家婦矣嫂氏微

誡之則曰吾兄不赴進士舉何心也度不可回乃投書於蔡告以終身意遂復食蔡迎以歸居喪稱未亡人父爲賦詩二章中云有男闍筆誓不出有女待年稱未亡遠近傳誦楊園見聞錄

以上夫婦之倫

延祐中蔚州吳思達有兄弟六人以父命析居後兄弟產多破父卒治葬畢思達告其母會宗族泣曰吾兄弟同母忍令苦樂殊異耶焚分券合食母卒毀甚宅後柳生連理人以爲友義所感

黃璽字廷璽餘姚人兄伯震商十年不歸璽出求之經行萬里不得踪跡後至衡州禱南岳廟夢神人授以纏綿盜賊際狼狽江漢行二句一書生告之曰此杜甫舂陵行詩也舂陵今道州曷往尋之璽從其言既至無所遇一日入廁置傘道旁伯震適過之曰此吾鄉之傘也循其柄而觀見有餘姚黃廷璽字方疑駭璽出問訊則其兄也遂奉以歸明史增

楊驥順天通州人早失怙乃依其兄勝朝夕礱礪幹蠱家業益起勝既老驥事之益恭有疾必躬侍湯藥比卒如喪考妣異母弟膳從弟俊皆早夭撫其孤嫠恩甚至膳二女俊一子皆爲

之婚嫁經紀其成立視所生加厚焉厚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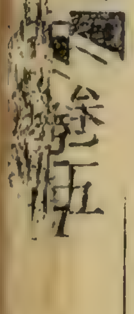
施愚山先生名閏章字尚白江南宣城人述其父譽字會省遺事曰府君長仲弟譽十歲嚴督如父師仲弟亦父事之府君少貧勤嗇白衣布而衣弟以帛曰若少年且出遊也遣弟讀書陽羨會夏杪進新穀網池得魚方與客對食忽念弟曰吾弟出門時魚甫長二寸今盈尺矣弟尚未歸也遂嗚咽廢箸弟既補邑諸生以酒坐違言觸客輒跪之先人寢室數而杖之曰吾不幸長一日此先大人所遺以杖汝者杖訖復悲潸霑衣後病革弟爲閏章請遺命曰此若子也嘗養惟正家教惟嚴毋使

我有不肖之子　府君之歿也叔父執兄喪過哀有唾書於地者視之殷赤始大懼曰如母在何用稍自抑旣除服而哀不衰每歲諱日祭必哭上酒食必跪聞章泣請曰此或非兄弟禮叔父哭曰非若所知也吾生而父事之歿不敢易也恆語所親曰吾少也不馴先大夫又講學四遠非兄之嚴則愛不能行敎非兄之愛則敎不能革心兄有勞先我美衣食推我吾患瘧年餘兄忘眠食藥我小有過則撻我旣撻則涕泣愈益憐我我有一善則獎我生我者父母成我者兄也是以終身父事之蓋有不及無過也聞章將就外傅叔父慎簡八

師時水陽王夫子諱念祖先大父同門友也性嚴毅方館江北巨室叔父頓首請曰敢以先兄之孤辱先生先生遽辭重館就薄贄嘗一日嬉惰師既施夏楚叔父又痛杖之是夕叔父不寐與先生相持哭曰孺子不可教何以見我兄地下施氏家風述略　又祭叔父文曰聞章早孤羸疾數瀕死叔父常手抱之驢背以就醫行十餘里淚猶霑面叔父有長子肩相比一臠之甘必後子而先姪姪女與己女同嫁奩相若也必擇其善者畀姪女聞章或不任教督必哭而數之先君寢室之前

愚山集

增




愚山先生自分守湖西裁缺歸居數年吏部移牒促補官堅辭曰吾叔撫姪如子安忍不父事之叔父年逾六十吾豈以萬鍾易此一日也卒不赴出俸錢爲叔父砥園所出三弟置產使與二子等以奉叔父餘年歡及開博學鴻詞科公卿上先生名辭至再不許砥園謂之曰　國家曠恩也即汝父在不能汝留汝行矣及拜別相持泣賓御親從見者皆泣既試授翰林院侍講而砥園已先期歿先生痛哭成疾精力遂憊年譜增

以上長幼之倫

傳修字子期豫章進賢人從朱文公遊嗜學篤行有聞於世既而學禁方厳文公卒且葬修奔趨而至俯伏於道若將隕焉是時縉紳畏言學學者更名他師至有弔賻不及門者修毅然不遠千里哀號痛慕若此此可以觀其人矣

金仁山先生名履祥字吉甫宋婺州金華人有故人子坐事毋子分配爲隸不相知者十年先生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

周廉使新字志新明廣東南海人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爲大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苟阿諛何取友爲

有過者即改恆恐公知之語厚

李謙菴先生名陳玉明江西吉水人曰余弱冠爲諸生謁鄒南臯師座客有舉鄉先生別號者師曰此先達也宜加以先生二字不是教爾迂闊凡人口頭不謙謹者知其胸中放肆目無前輩一生行事無規矩準繩可知時余亦誤舉前任邑大夫別號師復回頭顧曰此父母也吾等祖父曾爲其部民縱未必稱循良新學小子加以等夷之稱文獻之邦詩禮之家豈宜有此余與座客面皆赤心服長者忠厚之教增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致知常同舍生發篋取之學

宿集同舍檢索得金知常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夜至更以還知常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嘗謂知常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厚語

諸暨芝先生之友朱給諫初任荊州司李以書招先生辭不赴答書曰某雖貧然不煩遠念姻友潘子裒亦君之友也幼孤與君同母之大節與君同君得祿以養親而子裒不遇無以供菽水君胡不損祿以養朋友之母乎給諫聞之以百金贈楊園見聞錄

施贊伯名杭州人內行修潔嘗師俞畯民畯民死撫子迎其側

室及幼女養之長之先擇壻字畯民女乃及已女春秋登壟

與祭諱必盡敬誠與祀先不異其內人亦甚賢奉畯民側室

如事姑每調飲食未嘗不問所欲尤爲難能也同上

張幹臣名貞生江西廬陵人教門人直言其失曰我有過切磋在子子

有過是我職任也與熊敬修最厚然常直言其差處見門人

算命必非之曰子欲預知未來之富貴貧賤何用陸清獻公日記

王端毅公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家居時見子姪易左右鄰居爲業公

呼而讓之曰是與我世所居者何忍俾之遠去乃召之各還

居給以原券不問價先進遺風

以上朋友之倫

宋廬陵居士羅融齋名士友字熹善一字晉卿有德度入其門肅肅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出雍雍如也坐申申如也語愉愉如也燕居晨起盥櫛畢正衣冠堂中就胡牀坐不惰不倚儼然終日雖盛寒暑以爲常不好狎不侵侮無易由言左右置司馬家訓一通保家擇婦常奉以爲名言閨中無敢疾呼女隸無敢近几席執事左右唯諾無敢涕唾諸子無敢晏起早臥聞居士攬衣謦欬就學惟恐後夜則侍側次第誦說獎掖磨厲交發互出懍然義方之意由是里中之言家法與善教子者皆曰

羅公羅公云 宋文文山集 墓誌銘增

趙毓唐州人其先三世同爨毓官福州司獄以母老棄去一日會諸弟泣申遺訓願世世無異處且祝天歃血以盟自是家百口無閒言毓長兄瑞早世嫂劉守志毓率家人事之甚恭次兄遐繼殁毓母念其婦王年少許改嫁王曰婦無再嫁之義願畱終事姑毓妹贅朱佑佑卒母失養乞歸朱養之以孝友節義萃一家表門

祁陽賈侯 名輔字元德 爲蒙古將初籍戶詔驅掠者私其主侯之所有殆數千人帑之曰普天之下皆天民也吾可奴而畜

良吾乎吾若不德子孫覆亡不暇其能久有若屬乎悉籍之
爲民其餘奇孤僮女數十傒一日謂其夫人曰是皆良家子
彼無父母則吾其父母也可辨其族姓比其年質使各爲伉
儷乃爲築室庀器具妝奩衣物置大會而命之且爲訓戒之
辭聞者皆惻然感泣及疾革又親書券并其子息與故僕御
十餘家皆使爲良其仁隱如此生平喜爲學聚書數萬卷每
令講讀必爇香北向而聽之跼蹐甚恭或勸之少安曰彼老
佛者凡出一言則謂之說法令人亟拜不已今聞聖人之道
敢不致敬乎尤喜奬拔後進歲時諸生即賀侯輒先拜或止

之曰天下賤士久矣士不知自重亦久矣吾所以若是者示不敢以位爲貴使爲士者知道之在己亦當自貴也常置金帛於座右曰今河南新破衣冠狼狽吾必有以待之每戒門吏有來謁者雖當寢食必報報則必倒屣出迎厚爲燕勞而重爲資給其好賢又如此郝陵川集

趙一德隆興新建人元初俘入燕爲鄭留守家奴號忠幹一日自請主阿思蘭及其母曰一德去父母嘗主生全三十年矣故鄉萬里未知父母存亡伏地泣不起阿思蘭母子感動爲期而遣之及至家父兄已沒母八十餘一德舉二柩葬之

欲酉事母惟見罪如期反阿思蘭母子乃太息其信裂券縱遣之使歸養將行阿思蘭被誅籍家奴隸各逃散一德獨酉不去與張錦童詣中書訴冤得昭雪還所籍主母勞之曰當吏籍吾家時親戚不相顧若獨冒險難白吾家冤可謂疾風勁草矣分之以田宅泣謝曰母年八十餘得放歸爲賜厚矣敢他冀乎不受而去

毛聚字德元東萊人幼有異質事繼母盡孝里中嘗寇至衆驚走母老不能行聚獨侍弗去寇曰爾不畏死耶聚泣曰老母在寇義之不殺父嘗病疫居山中夜渴求酒山深多狼虎聚弗憚

跳走出山乞得酒以還父飲而愈與兄弟分財恣其所取而受其棄遺者族女六人貧不能嫁聚爲嫁之葬族中不克葬者十餘喪歲食有餘則推以濟鄰里貸不償者則焚其券鄰人耕侵其畔或以告則曰甯知非彼地耶其居家待人無長幼皆以誠久而人咸信之稱爲善士云

鄭綺字宗文白麟二十一世孫也居浦陽事父母孝父照以非罪繫獄當死綺上疏郡守錢端禮請以身代端禮白其誣母張病風攣綺保持若嬰兒適廁必抱就之三十年不懈綺之元孫德珪德璋至元中仇家陷德璋以死罪將械送揚州

德珪毅然代其行德璋泣隨之爭欲赴吏德珪竟以詭計先死德珪生文嗣自綺至文嗣凡同居六世歷二百年咸如綺在時至大中旌表門閭文嗣沒德璋子太和名文融司家事嚴而有恩雖家庭中凜如公府子弟稍有過須白者猶鞭之每遇歲時太和坐堂上羣從子皆盛衣冠雁行立左序下以次進拜跪奉觴上壽畢皆肅容拱手自右趨出足武相銜無敢參差者見者嘖嘖嗟慕謂有三代遺風雖石奮之家亦所不及太和性方正不奉浮屠老子經像冠昏喪祭必稽朱子家禮而行執親喪哀戚甚三年不御酒肉子孫從化不識市廛

嬉戲事食貨田賦之屬各有所司無敢私諸子書則趨功入
夜輒坐棣華軒中溫溫語笑至更餘始休雖列顯仕不敢有
一毫自驕意諸婦唯事女紅不使豫家政與臺通傳不敢越
堂限家畜兩馬一出則一爲之不食人以爲義行所感

鄭濂字仲德綺七世孫其家累世同居幾三百年濂以賦長詣京
師太祖問治家長久之道對曰謹守祖訓不聽婦言帝稱善
賜之果濂拜賜懷歸剖分家人帝聞嘉歎胡惟庸誅有訴鄭
氏交通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欲行濂弟湜竟往時濂在京
師迎謂曰吾居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往辨二人爭入

獄太祖召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邪宥之立擢湜爲左參議湜字仲持居官有政聲卒于京十九年濂坐事當逮從弟洧曰吾家稱義門先世有兄代弟死者吾可不代兄死乎詣吏自誣服竟死洧字仲宗受業於宋濂有學行鄉人哀之私謚貞義處士 明史 增

歸鉞字汝威嘉定人早喪母父娶繼妻有子鉞遂失愛父每撻鉞繼母輒索大杖與之曰毋傷乃翁力也家貧食不足每炊將熟即譏譏數鉞過父怒而逐之鉞饑困匍匐道中比歸輒復杖之屢瀕於死父卒母益擯不納因販鹽市中時私其

弟問母飲食致甘鮮焉正德三年大饑母不能自活鉞潸泣奉迎母內自慚不欲往終感其誠懇從之鉞得食先母弟而己有饑色弟尋卒鉞養母終其身嘉靖中卒鉞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族子繡亦販鹽以養母與弟紋緯友愛緯數犯法繡輒磬貲護之終無慍色繡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曰二叔無室豈可使君獨被完潔耶人稱為歸氏二孝子明史參歸震川集增

姚溪施運同之祖號鄰溪年六十餘鬚髮皤然矣與客對坐時有族叔在襁褓中者乳母抱而過焉鄰溪忽起立客問何

故曰家叔抱過此成宏問人物如此李彥和見聞雜記

林郝齋性至孝母疾則親調湯藥不敢離左右及母沒家雖貧薄而殯殮葬祭一於禮而不苟每痛二親不逮養語及必悽愴終日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於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輟口與鄉人周旋款洽不事矯飾事其師孟陽最謹孟陽後爲翰林檢討以事沒於京爲之經畫家事以反其妻子於閩厚語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贅王珏爲壻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

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毋嘗遘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歿誓不再適時人稱之閨範增

左忠毅公名光斗字遺直桐城人視學京畿一日風雪嚴寒從數騎出微行入古寺廡下一生伏案臥文方成草公閱畢卽解貂覆生爲掩戸叩之寺僧則史公可法也及試吏呼名至史公瞿然注視呈卷卽面署第一名入使拜夫人曰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廠獄史朝夕獄門外逆閹防伺甚嚴雖家僕不得近久之聞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謀於禁卒卒感焉使史更敝衣草屨背筐手長

鐃爲除不潔者引入微指左公處則席地倚牆而坐面額焦
爛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盡脫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嗚咽公
辨其聲而目不可開乃奮臂以指撥眥目光如炬怒曰庸奴
此何地也而汝來前國家之事糜爛至此老夫已矣汝復輕
身而昧大義天下事誰可支拄者不速去吾今即撲殺汝無
俟姦人構陷因摸地上刑械作投擊狀史噤不敢發聲趨而
出後常流涕述其事以語人曰吾師肺肝皆鐵石所鑄造也
崇禎末流賊張獻忠出沒蘄黃潛桐間史公以鳳廬道奉檄
守禦每有警輒數月不就寢使將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擇

健卒十八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則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甲上冰霜迸落鏗然有聲或勸以少休公曰吾上恐負朝廷下恐愧吾師也史公治兵往來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於堂上云方望溪文集

唐棣之名白華四川達州人家有祖屋與叔祖母李共之李悍莫當處者棣之攜家往李怒頻麾之出棣之長跪請曰以祖母老獨居夫婦來備灑埽無異也居數日諸畜踐堂中棣之善視之牛馬與芻彘與糟鶩與粃李遂歡益用底豫甲申國變棣之以明經不食卒黃石齋集增

朱柏廬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父節孝先生集璜崇禎時拔貢士乙酉邑城破殉難先生方補郡諸生茹哀飲痛遂謝舉業竊自比王裒廬墓攀柏之義號曰柏廬授徒贍母潛心聖學務在身踐於倫常事物間纖悉必求盡善居恆罕與人事惟關係祖宗族姓必竭蹷經理不少退避而友愛諸弟尤深 彭南昀文稾

增

陳乾初名確浙江海甯人 居家有法度天未明機杼之聲達於外男僕昧爽操事無游惰之色子姪力行孝友雍雍如也 楊園見聞錄

張佩葱幼年見里中子弟讀書其家者假題目以非其父母

惡之曰向可與之同師乎告於師及府君辭之去師意猶未
決府君爲餽束脩之資八兩竟不得留楊園先生曰傳謂見
無禮於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人猶知之若無禮於親者胥
容之矣張氏父子可謂能惡人同上

以上通紀五倫之事

人範卷之六

平湖蔣　元大始輯

紀行

敬身

李延平先生終日危坐而神彩精明略無隤墮之氣朱子語類增

黃勉齋先生爲朱子行狀曰先生閒居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室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匙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

而坐或至達旦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未嘗有須臾之離也增

呂東萊先生少卞急一日誦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句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子嘗言學如伯恭方可云能變化氣質

何北山先生名基字子恭宋婺州金華人師事勉齋黃先生告以爲學須辨眞實心地下刻苦工夫遂厭科舉之業而專事聖賢之學隱居金華山授徒講學無願外之意居恆無疾言無遽色無

容步無惰容事父母盡其孝事兄長盡其恭處族姻崇仁厚之風交朋友效忠告之益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而多誠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損逋己責不以爲難遷善改過尤極其勇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則喜露於面若己有之或朝政有關四方有警則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景定咸淳間除授俱不受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卒年八十一

王魯齋先生名柏字會之宋金華人從何北山受立志居敬之旨發憤奮勵致人十己千之功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夙興

見顧治家嚴飭當署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幼孤事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其友汪開之沒家貧為之斂且葬焉嘗為麗澤上蔡兩書院師以張世教為己任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

夏忠靖公原吉字維喆明湖廣湘陰人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鹹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憩於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遣謂過客寄聲尋馬者客不應且詈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吏盜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甯忍為此仍與所盜杯

一遣之吏感泣而去嘗有舊吏汙公金織賜衣懼欲逃公曰汙可浣何懼爲吏壞公所寶硯匿不敢見公諭之曰物皆有壞我未嘗惜此慰遣之冬月出使至館晨發館人烘韈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時索韈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幷其一棄之而去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呈押因風墨汙吏驚懼肉袒公曰毋恐明日朝畢請罪曰臣不謹墨汙精微文書章帝命易之厚語

吳康齋先生讀書小陂以道義自强動必以禮中歲家貧常以克己安貧二事書壁銘几夜讀書無膏至傍爨火冬〻夜用

茈帳覆腹蘄然峻絕藩臬有司深加敬禮一切辭避躬親稼穡手足胼胝四方學者至約己分少飲食教誨之束脩皆不受師道尊嚴議論精確喜啟迪人聽其言者莫不踴躍思奮異端雜說不接於目惟程朱之言不忍釋手病宋末箋註之繁故不輕於著述而胸次灑落務涵養性情有孔門陋巷舞雩之風

胡敬齋先生初習舉業及聞吴康齋講學遂棄舉業而學焉以主忠信爲本求放心爲要以聖學成始成終在於敬因以敬名齋日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處家庭如廟堂對妻子

如賓客應接士友深衣草屨終日儼然至一器一物亦區處精審不相淆亂家世業農衣食稍有餘則推以與人及後家日窘雖簞食瓢飲處之泰然或為之籌則應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

呂涇野先生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受業於渭南薛敬之接河東薛文清公瑄之傳學以窮理實踐為主仕三十餘年家無長物終身未嘗有惰容 明史增

黃陶菴先生名淳耀字蘊生明南直隸嘉定人於神前以三事自誓不妄取不二色不談人過其誓於神前者皆能力踐其言 陸清獻公日記增

孫徵君名奇逢字啓泰號鍾元直隸容城人入 國朝絕意仕進移家共城闢兼山堂讀易其中率子孫耕稼自給簞瓢屢空怡然自適遠邇負笈求學者甚衆每晨起謁先祠畢退居一室澄心端坐即疾病未嘗有惰容接人無貴賤少長各得其道與後學答問隨人淺深亹亹窮晝夜不倦子孫甥姪數十人揖讓進退皆有成法閨門內外肅肅穆穆寂若無聲而諸事具有條理姻族故舊恩意篤厚爲之經理婚嫁喪葬惟力是視聞節孝事必爲之表揚先賢祠祀廢墜者必倡衆爲之修理見人家庭乖違與父言慈與子言孝緩譬曲喻必歸於道而後已故

賢者悅其誠不賢者服其化其學以慎獨爲宗以體認天理爲要以日用倫常爲實際嘗言七十歲工夫較六十而密八十歲工夫較七十而密九十歲工夫較八十而密此念無時敢懈此心庶幾少明湯潛菴集增

姚瑚字攻玉江蘇吳江人從楊園先生至半邏百里之遠先生終日危坐舟中坐處不移尺寸瑚嘗語之張佩葱佩葱曰玲與先生同寢通夕未嘗反側眞所謂夢亦齋莊也楊園年譜

姚連字四夏攻玉弟曰每從楊園先生登舟必正身拱立俟過先人之墓楊園巷口有先生之先墓在於舟中深揖又遠數十步始坐問之曰

壯至老行雖急未嘗閒焉同上

楊園先生歲耕田十餘畝種穫兩時必自館中歸躬親督課提筐佐饁不以為勞其修桑老農弗逮也非祭祀不設肉客至村醪野蔌情意殷腆雖門人後輩相對如嚴賓而議論津津聽者忘倦同上增

雷副憲翠庭先生名鋐字貫一福建甯化人肄業鼇峰書院時漳浦蔡文勤公掌教先生讀其學約爽然知造道入德之方雍正癸卯舉於鄉至都寓文勤公邸不投公卿一刺時相國高安朱文端公與文勤公居比鄰文勤公謂曰高安素知子子可一見

先生以陸平湖在京不敢見魏蔚州爲比公領之下第後文端公禮先焉乃往見時合河孫文定公以工部侍郎兼祭酒過文勤公邸公曰孫公實爲子來當一往以答其意先生對曰不敢也將有保舉毋乃近於自媒乎文定公竟薦之陰靜夫集略

以上心術威儀

許文正公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衆爭取啖之公獨危坐樹下不食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者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元史

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以南太宰致仕歸晨夕田間布袍草履首竹笠以課傭作與野畯雜處不少崖異年九十八卒遺書子完勿擾鄉里營墳墓先進遺風　增

董大參樸成進士後以差過岳州聞劉忠宣公宅憂在家造謁焉忠宣留之飯飯麥糈饌惟糟蝦一碟無他具因感省終身持雅操云先進遺風

于忠肅公名謙字廷益浙江錢塘人持身嚴毅一毫不苟取正室卒不再娶以王事多艱居止朝房食無重味嘗緣疾在告輿安舒艮奉命更番來視見公自奉簡約歎息以聞帝命輟尚膳醯醬

蔬茶之屬爲賜 增

薛文懿公所居破屋卑至礙幘弟子執經問難四方賓客往來接軫則剉蔬脫粟餉之米乏則以麥屑爲飯嘗云吾人處困窮每慕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語便自警拔又云待客之禮當存古意聞薛文清待客止一雞一黍酒三行而能此可爲法 金華徵獻錄 增

羅文恭公父循官副使母有賢行在任與同寅閨人宴集布衣荊簪介於珠翠文綺之間或勸之加飾曰樸素乃我性耳見聞雜記

海忠介公初爲淳安令署中有隙地課老僕樹禾麥藝蔬芥旦夕取自贍自江水外無關淳安者胡宗憲總制浙直權甚重家僮過淳安公無加饋制府竟無讓一日語藩臬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蓋異之也 增

魏忠節公 名大中號廓園明浙江嘉善人 初舉於鄉夫人製紬衣公見之不悅解而裂之官吏科都給事家人紡木棉一如素士 楊園見聞錄 增

劉忠介公進士四十年位左都御史未嘗有室僦其壻戴山之室以居田不給終歲之食布衣蔬食無異貧士夏月苧

已補三四矣其清約如此同上增

于清端公名成龍號北溟山西永甯人守武昌時出見負販者買肉多觔問之曰有客曰汝不節如此必至匱之匱之必借貸借貸多則不能償不能償則莫肯借莫肯借則凶年無以爲生無以爲生則不能不爲小盜以漸至於大盜此胡可長也薄責之而去陸清獻公日記

倪寄生名露浙江湖州人客至不飾酒殽物隨所有而具嘗曰來吾家者君子人也不以口腹之故責我若以口腹見責非君子人也從此不至亦無憾焉楊園見聞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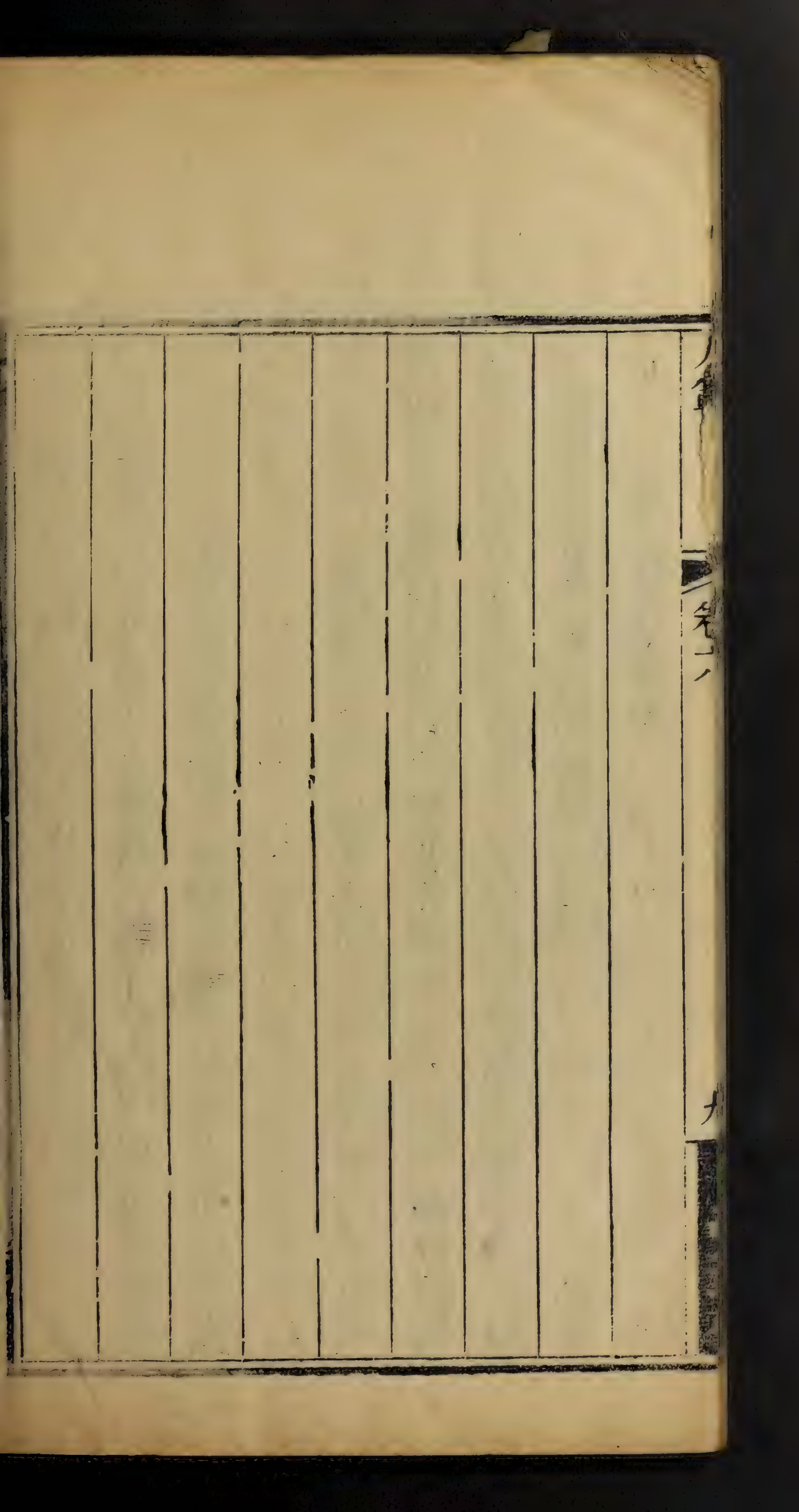
湯文正公撫吳其夫人暨諸公子衣皆布行李蕭然類貧士其日給惟菜韭一日閱簿見市隻雞愕問曰吾至吳未嘗食雞誰市雞者乎僕以公子告公怒立召公子跪庭下責之曰汝謂蘇州雞賤如河南耶汝思啖雞便歸去惡有士不嚼菜根而能作百事者哉幷笞其僕而遣之馮川公集增

吳桐川官楚時其子弟皆衣布素雖至嚴寒不衣裘或以爲言吳公云吾爲大官雖廉俸不能爲子製一裘以彼少年人方當任事今縱予之煖將使他日不能禁風雪便成廢物由我害之故不忍也王素巖藹言日錄

朱文端公名軾字若瞻號可亭江西高安人撫浙俗競浮靡民朝不計夕公以身教儉除供億減出入儀從衣綈啖糲掾吏無敢曳紈綺凡里黨昏喪賓蜡燕會具有品式戒毋得越久之浙民便之南莊類稾 增

蔡文勤公一袍服之二十一年今尙可以見客一藍紬袷衣當背汗色盡黃舊且敝矣每退直則服之俸糈稍贏分以贍貧乏之親屬二從嫂孀居月給以糧而家食非客至不買肉夕食粥惟小蔬二三碟而已讀書偶記 增

以上飲食衣服



書屈芥舟手鈔八範後

嗚呼此吾邑屈芥舟先生手鈔之書也予從先生借此書在今年正月時先生已病蕭衣冠攜此書至予家予悚惕不安者久之先生之病爲疽發右輔醫者謂憂勞所致衰年尤難治顧先生夷然不自恤猶借予楊園未刻稿手錄之居家執瑣事勞苦故舊視疾者來猶親自款接不少懈予私竊憂念先生衰老且病而刻苦若此其何以堪既而予客盛澤不復見先生聞先生病且劇則愈益憂之而予校錄此書以患咯血遷延至七月始畢將以歸時還諸先生而先生沒矣悲哉

此書名人範平湖蔣大始先生所著蔣先生於先生爲丈人行先生少時嘗親炙其言論風采得其學行最詳時時爲予輩道之蔣先生以方嚴見憚於人沒後所著書漸佚雖以是編極精要而人莫能舉其名或知之而漠然不以爲意且加詆諆焉先生獨晨書暝寫字畫端楷竟其卷無一筆苟且何好善之篤耶先生恂恂呴呴不爲崖異之行鄉黨親族施報之節周密無欠缺其接人和易雖遇後生小子必辭與而禮恭以故人多昵就之邑中無賢愚皆稱之爲善人顧先生於辭受大節無所苟而公是公非之不容泯者亦不肯稍貶徇

益得力於師友之見聞者深矣嗟乎吾邑自蔣先生沒後士風日就澆薄其卑者溺於科舉既不復以讀書砥行爲事而辭章之徒爭逐聲利習爲誕欺尤足以汩人情志而潰名教之坊數十年來此唱彼和浸淫成俗士多薄行檢而獵浮辭以才華相矜詡者日益衆而先輩渟厚質愨之風蕩焉無餘矣賴先生在爲之裒集遺書而傳述其嘉言懿行使一二有志於學者猶得聞風興起以冀復古之有日而今亦不可得也嗚呼此尤予之所深悲也憶正月中先生至予家諄諄言楊園未刻稿當擇其尤者付諸梓而屬予摘錄其篇目臨行

予送之出大門揖而別猶執杖返顧訂再見之期而孰知竟成永訣也耶自今以後予欲訪求先輩遺書將焉往楊園之文將誰爲刋布而老成典型又將何所賴以存耶予親受此書於先生今不獲歸諸先生之手而徒以付其後人嗚呼其能使予無悲也耶道光辛卯八月後學方堈謹識

右人範六卷平湖蔣大始先生所輯以繼朱子小學之後今年春吳江沈丈安之將以付梓顧訪溪先生乃爲釐定其次序復增采若干條以廣之而屬模以讐校之役模受而讀之竊歎蔣先生書至是乃臻美備其示幼學以爲人之方益深切著明足以繼朱子書而無愧矣抑予竊有感焉朱子書流傳至今七百年其切于日用如布帛菽粟之不可一日闕而人之悅服而遵行之者于今卒不多見豈皆溺于時趨不能自拔歟抑亦爲他途所惑者多否則徒襲其貌以爲名焉耳嗟乎天之與人萬善畢備反身不誠面目徒靦幾希之閒可

不思所自範乎模自束髮受書嘗讀小學而悅之顧志力不專終未能實體諸身常恐此心日就汨沒無由復其本初今讀蔣先生書乃不覺向學之念油然而生夫以模之昏庸無似讀之猶不能無動于中世不乏天資粹美之士吾知其感發興起必有什伯倍于模者然則是書之有裨于學者豈淺鮮也今而後竊願謹守是書以為遵循小學之階梯庶於省身補過有所警發不至忘其所以為人爾校旣畢輒書于後以自警并以質世之讀是書者咸豐九年冬十月秀水後學

陶模

是書刋於吳門工甫竟即遭兵燹光緒戊子模備藩陝右兒子保廉隨侍入關篋中攜有此本爰命重校付梓忽忽三十年德不加修而忝竊祿位閒編諷誦彌復悚然庚寅秋九月

陶模又識

